1. 日 外 青石岭

青山白石。

雄关漫道。

苍鹰翱翔天际。

铁轨直插远方。

一颗后脑勺由画面上方落下，耳朵紧贴轨道，听。

须臾，头颅轻起，让出缝隙，手指插入耳孔，挖净。

再听。铁轨抖动，隆隆声由远而近。

呜——汽笛长嘶。

脑袋一翻，后脑勺变成正脸。

大眼惊恐。火车从这边来了！

铁轮飞转，白烟滚滚，血旗猎猎，风驰电掣。

白马十匹，赫然出现。率两节车厢呼啸而来。

马拉火车。十匹白马是火车的车头。

白马黑车，游龙山间。

2. 日 内 火车车厢

车厢内，火锅巨大，如八仙圆桌卧于车中。

沿锅环坐新任县爷马邦德、县太夫人、师爷。师爷背对，连吃带喝。 三人合唱。

合唱

天之涯。

地之角。

知交半零落。

一壶注酒尽余欢。

夕阳山外山。 师爷衔着筷子，热烈鼓掌。

县太爷:汤师爷，是好吃，还是好听？

师爷:也好听，也好吃！都好，都好！

县太爷:我马某人走南闯北，靠的就是能文能武，与众不同。 不光吃喝玩乐，更要雪月风花。

三人大笑。

3. 日 外 青石岭

准星。长枪的准星里，马拉火车早被牢牢"锁死"。

远处火车飞奔十丈，近处准星缓移一寸，一只手指轻触扳机。

4. 日 内 火车车厢

师爷:马县长此番风度，正好比，大风起兮云飞扬

县太爷大笑:屁！！刘邦就是个小人！力拔山兮气盖世一 屁！ ！ ！屁！屁！

县太爷:汤师爷，你要是拍我马屁，就先要过夫人这一关。

师爷:县太爷，写首诗，写首诗！要有风，要有肉，要有火锅，要有雾，要有美女儿，要有驴!

师爷一脸无奈，县太爷哈哈狂笑，兴奋地拉响汽笛。

5. 日 外 青石岭

汽笛尖叫，白烟喷射而出。

烟囱金黄，这缕劲道的白烟冲天而上，如巨鲸喷水。

6. 日 外 青石岭

准星中的白马黑车。

食指压紧扳机，越来越紧。

7. 日 内 火车车厢

门把手一响，门开。县太爷的脸出现。

这节车厢里，左右各八个窗口。

两窗之间架着巨型长枪，四杆冲左，四杆冲右，交叉共有八杆。 巨枪两头与窗子固定，一人在前扛着枪管，一人在后准备抠扳机。

县太爷:起来起来！ 一起吃！ 一起唱！

陆军甲:报告县长！我们铁血十八星陆军护送县长安全上任! 我们——

陆军众:不吃饭！

县太爷回转关门，靠着。

县太爷:狗日咧，还……还……陆军!

8. 日 外 青石岭

磅！磅！磅！磅！磅！磅！磅！磅！磅！磅！

指压扳机，枪弹出膛。

枪栓推拉，弹壳飚出。

铿锵如是，反复十番。

枪声回荡，马上的张牧之悠然展臂，收枪抱怀，目光淡然。 但见山间，白马黑车，游龙依旧。

小六子:没打中？

张牧之:让子弹飞一会儿……

9. 日 外 青石岭

话音将落，情形骤变。白马黑车，分崩离析。

车是车，马是马。十马八方，各不相顾。

白驹失魂，裂肺狂嘶。车厢两侧，众枪齐发。

黒龙无白首，顺坡往回走。

10. 日 外 青石岭

六子狂喜，兴奋大叫。

张牧之引马出列，甩枪身后，一把将麻将面具扣在头上。 白马奋蹄之间，甩出一句。

张牧之:老二老三跟我走！其他人把白马抓回来！

11. 日 内 火车车厢

车厢内，三人如三只壁虎，平趴车底。

12. 日 外 青石岭

马踏涧水，飞波一串。

牧之策马，脸上的麻将是九筒u 老二老三紧随其后，动作协调，熟练洒脱。

13. 日 外 青石岭

枪火暴虐。

倒退的车厢，防守的巨枪。

亡命齐轰。

众枪劲放，如临大敌。

15. 日 外 青石岭

牧之闪电入画，烈马纵跃穿林。

老二老三紧追于侧。树影飞掠如风，枪弹狂炸，枝叶横飞。

黑车两段，烈马三匹——相距几丈，平行疾奔。

三匪俯仰闪避，超车出画。

16. 日 外 青石岭

牧之脱缰展臂，于腰后瞬间抽出两把板斧。

左右开弓，甩出板斧。"当当"两声，板斧砍入轨缝。

老二老三随后跟上，抡起马枪，枪托砸下，各补一击。

动作麻利，板斧嵌牢。

17. 日 外 青石岭

火车冲镜头急速滑来。两侧众枪竞放依旧。烟尘滚滚。

18. 日 外 青石岭

火车钢轮疾撞板斧。铿锵剌耳。

19. 日 外 青石岭

但见两节黑车轰然腾空。如双人杂技，曲体腾翻，旋起十八丈。 枪火依旧，蔚为壮观。

20. 日 内 火车车厢

火锅颠覆，红汤倾泻，势如瀑布，泼红镜头。

师爷惨叫，当即烫死。

三只壁虎，一死两伤，满身红汤，头脚颠倒，随车竖起。

21. 日 外 青石岭

牧之眼随车动，人仰马背。黑车之影，压身掠过。

22. 日 内 火车车厢

长枪变单杠，陆军变猿猴。竟有顽徒，依旧放枪。

23. 日 内 火车车厢

县太爷死拽笛绳，汽笛骤鸣。

县太爷:狗日的……空军？

24. 日 外 青石岭

红点一颗，悠然坠下，正中牧之。

牧之抬指一抹，伸舌一舔。

张牧之:火锅？

25. 日 外 青石岭/铁道上空

碧天白云，苍鹰中弹。双翅一抖，径直坠落。

26. 日 外 青石岭水面

啪嚓巨响——两节车厢，拍进大河。声响震天。

黑场。

小六子:(OS)爹，都找遍了！没钱，没货，也没银子。 人倒是剩俩活的。杀不杀？

27. 日 外 青石岭河边

闹钟特写，咔咔上弦。随闹钟游移，水中露出太爷脸。

张牧之:钱藏在哪儿了？说出来！

闹钟响之前说不出来，脑袋搬家。

县太爷惊望闹钟。

张牧之也不答话，专心等待。

河面山谷，一片宁静，唯独闹钟喀喀作响。

生死一线，摄人心魄。

县太爷环顾一周水中石上，五饼七坨，持枪各站一隅。 枪口无意间对准太爷，杀气十足。

忽然，县太爷仰天长哭。

县太爷:啊

张牧之:哭？哭也算时间啊。

县太爷哭声骤停，哀望牧之。

县长夫人看着县太爷，万般无奈。

夫人:有什么就说什么嘛……

张牧之:(回头看她）这位夫人，你是谁？

夫人:我就是县长夫人嘛。

张牧之:失敬！失敬！

他转头看向县太爷。

张牧之:那你就是县太爷？

县太爷张嘴喘气，无言以答，猛烈摇头。

应着他的动作，闹铃大作。

应着闹铃，枪栓声大作，此起彼伏。

县太爷高举双手，胡乱大喊。

县太爷:有钱！有钱！有钱有钱！我跟县长进城上任。县长淹死了，现在没有，上任就有！上任就有钱！上任就有!

张牧之拿起闹钟，重新上弦，放在县太爷脸旁。

张牧之:再给你一圈。顺着买官往下说。

县太爷始才魂定。

县太爷:有二十万

张牧之:县长淹死了，谁去上任？

县太爷:我！

张牧之:你是谁？

县太爷:师爷。

张牧之:你他妈一个师爷敢冒充县长？

县太爷:没人认识县长长什么模样。

张牧之:你干过几次?

县太爷:一年两次

张牧之:干过几年？

县太爷:八年。

张牧之:八八六十四，你挣过六百四十万？

张牧之抬望众匪。

县太爷:他他，他县长挣过六百四十万！我不是师爷嘛， 我就挣个零头！

张牧之:没失过手？

县太爷:不动手，拼的是脑子，不流血。

张牧之:你这次去哪儿上任？

县太爷:呃一一鹅城。

张牧之:火车被劫，你的人淹死了怎么交代？

县太爷:车是我买的，人是我雇的，没人追查。

张牧之:嗯？

县太爷:没人追查！

张牧之大喜，伸手摘面具。县太爷魄散，闭眼，口彳以连珠。

县太爷:别摘！别摘！千万别摘！ ^

规矩我懂，看见你的脸我就活不成！ 你把我放了，我上任鹅城，挣了钱，都给你！都给你!

张牧之凑近。

张牧之:弟兄们劫回 g，一分钱都没捞着。不合适吧。

县太爷:(闭着眼）不合适。

张牧之:你看了我目R,小命就丢了，也不合适吧？

县太爷:(闭着眼）更不合适。

张牧之:你那些淹死的兄弟借我用用？

县太爷:用！用！他们欺男霸女，死有余辜！不是，死了有什么用啊？

张牧之:死人有时候比活人有用！

张牧之掀下麻将面具。

张牧之:师爷，睁开眼看我一眼。

县太爷:不！

张牧之:看一眼。

县太爷:不不！

张牧之:就看一眼！

县太爷:不不不不不！

张牧之:师爷贵姓？

但见牧之说着猛地一拍县太爷的肩膀。

县太爷惊魂未定，慌乱睁眼。

县太爷:免贵！

张牧之:姓他妈什么？

县太爷:姓汤！

张牧之:汤师爷，我当县长，你继续当我的师爷，咱们鹅城走一趟。 张牧之回望岸边，夫人漉漉湿身，斜倚皮箱。

张牧之:夫人，要不要走一趟？

夫人:走就走嘛！

张牧之低沉一笑，抄钟挥臂，闹钟冲苍禾而去。

张牧之:弟兄们，上任鹅城——!

众兄弟

(OS)上任鹅城!

闹钟飞升，枪声轮响，弹无虚发，闹钟被打得粉身碎骨。 (以下县太爷均称作老汤）

28. 日 外 青石岭旷野（天际线一般的外景）

随着闹铃声，引出嘹亮的小号和振奋的鼓声。

天际，一干人马，如西天取经，行进。

十匹白马，两乘篷车，麻匪众将旧貌换新颜,水铁血十八星的军服及官服。

末车坐着老汤，前车装着被扒了衣服的陆军尸体。

尸体随地形起伏颠簸。

张牧之、县长夫人和六子策马并行。

张牧之:兄弟们失了手，让你丈夫横遭了不测，我很是愧疚。

夫人：我已经第四次当寡妇了。

张牧之:那可千万别第五次哦！

夫人: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。

张牧之:(大笑，回头喊）师爷，当夫妻最要紧的是什么？ 老汤坐在后面的车上，心神不宁。

老汤:恩爱！

张牧之:听不见！再说一遍！

老汤:恩——爱！！

张牧之:(回头招呼小六子）来！见过母亲大人。

小六子:(拱手）母亲大人好，小六子有礼！

夫人:你出生入死，还带着儿子啊？

张牧之:他爹是我的兄弟，阵亡了。所以……他就是我的儿子。

小六子:所以呢，你现在就是我的母亲大人！等这桩买卖做完后，跟我们一块儿回山里吧，你可以继续当我母亲。好不好？

夫人飘渺一笑，转头之间，无意瞥见老汤。

老汤一只腿已经探到地上，示意她逃。

夫人却美丽地回转身去，撇下老汤。

张牧之: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！当惯了县长，再回去当麻匪，恐怕是有点儿不习惯！

老汤趁机溜走。

夫人:曾经沧海难为水嘛。

张牧之:说得好！

口哨尖啸传来。

小六子:那，怎么办呢？

张牧之冲着旁边草丛里的兄弟回了几个口哨。

张牧之:怎么办？继续当官嘛！

小六子:爹当县长，我做师爷！

(学牧之）师爷，做师爷最要紧的是什么啊？

老汤立在原地，一惊。

老汤:有才！

张牧之:没出息！记住，将来你要跟我一样，当县长！当州长！ 小六子

明白明白！谢谢爹！谢谢母亲大人！

张牧之:不要失态！

小六子:明白！

车队前方马蹄渐近，老二策马掠过，手提老汤，如拎鸡崽。

夫人瞥望老汤，眼带埋怨。

这时，车队两旁的树丛之中，露出十数策马的麻匪，严阵以待。

张牧之嘴里突响尖哨，麻匪门迅速朝山头奔去，几声类似的哨响远远传来。

张牧之:(咬了咬舌头）做事要多动脑筋，先动脑子后动手，明白吗？

小六子:明白!

说话同时，但见老二将老汤甩上马车。

张牧之:我们现在是做官的人了！不得再有匪气! 师爷！当县长最要紧的是什么啊？

老汤尚未坐稳，懊丧无奈。

老汤:忍耐!

29. 日 外 鹅城门口

“鹅城"二字赫然入目！

牧之放下望远镜，遥望城池。但见城门紧闭，寂静无声。 城下龟背地上，女子太鼓队早已列阵排开。

城下正中，女鼓头花姐手持双旗，肃穆而立。

水面宽阔，风起粼粼。

城墙厚重，鼓阵肃然，浑然一体，势如雕刻。

但见牧之、老汤双马并立。

弟兄鱼贯排开，神情凜然，严阵以待。

张牧之看着对岸。

张牧之:你逃过一次，要是再敢耍我一一

老汤:明白！脑袋搬家。

霎时，鼓阵齐鸣，花姐双旗指挥若定。

鼓入颠潮，城门徐启。

老者二十，鱼贯而出，恭然有序，左右伫立。

张牧之:(轻声）进城！

马踏清波，队伍进城。

牧之白马出水，踏龟背，收缰停。

众匪纷纷勒马，缘龟背，扇形排开。

花姐柔中有刚，舞旗专注，鼓声激昂。

老二老三呆望花姐，兴趣盎然。

老二:(轻声）城里的人就是白啊！

小六子看见花姐的身后，张麻子的通缉令几乎贴满整个城墙。

小六子:爹，你看！他们怎么把你画成这样儿了？ 张牧之:越不像越安全。

花姐猛然收手。鼓声骤停，花姐翩然归队。

老者二十齐声弓腰。

众老者

恭迎县长大人！

老汤策马上前，朗声诵读。

老汤:委——任一状！兹委任马邦德为鹅县县长，此状, 萨南康省主席巴青泰，中华民国八年八月二十八日\_

胡万:(画外高喊）黄老爷驾到——

但见人群裂开，远处黄轿如战船破浪，一道弧线，斜里刺来。 华丽小轿未过城门，忽然刹住，轿杠点地，轿腚望日。

众人转身迎轿，腚冲牧之，齐声请安。

众人:黄老爷吉祥！

老汤退马回撤，蹄声回荡。

老汤:此乃南国一霸——黄四郎。干的是倒卖人口、倒卖鸦片的大生意。 胡万胡百左右撩帘，轿内日光独照。

一顶簇新的礼帽，泰然平卧。

胡万:黄老爷百忙无暇，特命我黄府大管家胡万! 武举人

黄府团练教头武智冲！

两人:礼帽，礼帽，欢迎县长！

二人潦草抱拳，嘴眼傲慢。

张牧之不动声色，沉默凝望，四下死寂。 张牧之诡异一笑。

张牧之:来者不善呐。

老汤:你，才是来者。

30. 日 外 黄家楼顶

画面虚晃游走。

望远镜里小轿穿过画面，继而白马出现，马头上，竟扣着那顶礼帽。 黄四郎单眼陷入镜筒，眉头突然锁住。

胡千:老爷，来了。

黄四郎:谁啊？

胡千:你自己。

望远镜里张牧之悠然策马。

黄四郎侧瞥来人。但见来人，与四郎形如孪生，真伪难辨。

替身深躬施礼，媚态十足，诚惶诚恐。

替身:黄大爷万寿！小的杨万楼，这厢有礼！

黄四郎:赝品是个好东西！

胡千见四郎开心，扇面一展，得意一笑。示意替身学话。

替身:(连忙接话）嗯，赝品是个好东西！

黄四郎不睬，继续看望远镜。

镜中牧之飘然下马，老汤贴身跟随。

黄四郎边看镜筒边搭腔，替身学得兴致盎然。

黄四郎:走几步。

替身:走几步！

黄四郎:走出个虎虎生风。

替身:走个虎虎生风

黄四郎:走出一个一日千里。

替身:走个一日千里。

黄四郎:走出一个恍如隔世。

替身:走个恍如隔世。

胡千自觉训练有方，很是得意。

望远镜里某人突然跪在红土之上。

镜筒上摇，一个麻将脑壳由上自下入画，头颈无力，被人\_把揪住。 脑后青烟一爆，麻脸瞬间栽地。

黄四郎一惊，镜筒左右横摇。

望远镜里左右五名麻匪，如是这般，脑后青烟纷纷爆开，先后毙命倒地。 黄四郎微微抬身。

“砰砰砰砰砰”五发枪声随之传来。替身惊得一阵抖。

黄四郎一扶镜筒，复望。镜中花姐在吹鹅毛。

老三:你说她怎么不害怕啊7

老二:有点儿傻吧？

望远镜一阵甩动，始终未寻到目标。

镜筒一闪，却见老汤慷慨激昂，大嘴开合，不闻其声。

31. 日 外 县衙门口

老汤:为什么要枪毙麻匪？因为他们抢官车，劫县长!

县衙门口鸦雀无声。老汤站于高处，且慷且慨。

老汤:枪毙他们，就是为了让大家明白，对抗官府之下场！

县长来了，鹅城太平了！县长来了，青天就有了！

老汤说完，张牧之带领众人鼓掌，老汤走下高台。张牧之抚其肩背。

张牧之:师爷说得好啊！你记得我跟你说过,有时候死人比活人有用吧？

老汤:是是，死人是比活人有用。

张牧之一笑扭头，目光正与镜筒中的四郎相接，他举起手，定定一指。

32. 日 外 黄家楼顶

黄四郎正接牧之的目光，身体往后一倾。

黄四郎:霸气外露1找死！

胡千:进城就他妈开枪？这不是二八开能打发走的。

先发制人？

黄四郎不动声色，故作淡然。

黄四郎:不急，跟他耍耍。

替身不懂事地看看黄四郎，竟学起"不动声色，故作淡然"。

替身:不急，跟他耍耍。

黄四郎瞥一眼替身，莫名烦躁。

黄四郎:(烦躁）算逑！

替身:(烦躁）算逑！

黄四郎:(和蔼万分）算逑。

替身:黄四郎:胡千！多拔他几个牙。

胡:是!

黄四郎:跟我一样，全他妈镶成金的!

胡千:Yes, sir!

33. 夜 内 县衙县长房间/县衙院内

张牧之和夫人床榻端坐，相敬如宾。

张牧之:夫人，兄弟我此番，只为劫财，不为劫色。

同床，但不入身。有枪在此。

张牧之右手拿起枪，镜头慢慢拉开，张牧之的左手满握夫人之美胸。

张牧之:若是兄弟我，有冒犯夫人的举动，你可以随时干掉我。 张牧之将枪放于夫人床头，握胸之手却不曾擅离。

夫人始终戏谑地看着张牧之。

张牧之:若是夫人有任何要求，兄弟我，也决不推辞。

夫人挺了挺腰，美胸更耸，万种风情却又不动声色。

张牧之:睡觉！

张牧之躺下，夫人有些没趣，对头躺下。

四下寂静。

夫人:一日夫妻百日恩哪。

张牧之翻身坐起，看见夫人脸上的媚笑。

张牧之掀开被子钻入，瞬间传来夫人的浪笑。

良久，张牧之掀开被子，夫人的笑还未停。

夫人:反正呢，我就想当县长夫人，谁是县长，我无所谓。

夫人轻拍张牧之的脸。

夫人:兄弟，别客气嘛！

张牧之:我客气吗？

夫人:客气呀！

张牧之:这还算客气?

你太客气了!

张牧之:(诡笑）怎么才能不客气啊？

夫人从旁边拿出一个箱子，里边是刨子、钳子、皮鞭、砖头、

蜡烛、刷子一堆东西。

张牧之一愣，难掩惧色。

院内月光银白，牧之壮志未酬，走出门外，抄鹅卵石于裤裆，聊以缓急。 老汤的屋里，门缝偷偷开启，老汤窥望牧之。

34. 夜 内 县衙大堂

啪惊堂木拍到案上。

老汤:晚了！前几任县长，把鹅城的税收到九十年以后,也就是他妈的西历二〇~〇年！咱们来错地方了。

张牧之:嗯，我倒是觉得这个地方不错。

老汤:百姓成穷鬼了，没油水可榨了。

张牧之:老子从来就没想刮穷鬼的钱。

老汤:

不刮穷鬼的钱收谁的呀？ 张牧之:谁有钱挣谁的！

老汤:当过县长吗? 没有。

老汤:我告诉告诉你！县长上任，得巧立名目，拉拢豪绅缴税捐款， 他们交了，才能让百姓跟着交钱。

得钱之后，豪绅的钱如数奉还，百姓的钱三七分成！

张牧之:怎么才七成啊？

老汤:七成是人家的！能得三成还得看黄四郎的脸色。 张牧之:谁的脸色？

老汤:(指礼帽）他！

张牧之:他？我大老远地来一趟，就是为了看他的脸色？ 老汤 对！

张牧之:(招呼老汤在桌上趴着）我好不容易劫了趟火车,

当了县长。 老汤:

对！

张牧之:我还得拉拢豪绅。

老汤:对！

张牧之:还得巧立名目。

老汤:对！

张牧之:还得看他妈的脸色。

老汤:对！

张牧之:(怒）我不成跪着要饭的了吗？

老汤:那你要这么说，买官当县长还真就是跪着要饭的。 就这，多少人想跪还没这门路呢！

兄弟们靠在大门外听着两人说话。

张牧之踱了几步，复望老汤。

张牧之:我问问你，我为什么要上山当土匪？

老汤摇头。

张牧之:我就是腿脚不利索，跪不下去！

老汤:原来你是想站着挣钱，那还是回山里吧。

张牧之:哎，这我就不明白了，我已经当了县长了，怎么还不如个土匪啊? 老汤:

百姓眼里，你是县长。可是黄四郎眼里,你就是跪着要饭的。挣钱嘛，生意，不寒碜！

张牧之:寒碜！很他妈寒碜！

老汤:那你是想站着，还是想挣钱呢？

张牧之:我是想站着，还把钱挣了。

老汤:挣不成！

张牧之:挣不成？

老汤:挣不成！

张牧之:(重重拍枪桌上）这个能不能挣钱？ 老汤:能挣。山里。

张牧之:嗯。（又拍惊堂木）这个能不能挣钱？

老汤:能挣。跪着。

张牧之:这个加这个，能不能站着把钱挣了？

老汤:敢问九筒大哥何方神圣？

张牧之:鄙人，张麻子！

老汤听傻了。

老汤:—个是绿林悍匪张麻子，一个是南国一霸黄四郎。 你们热闹了，我呢？命呢?怎么办？

张牧之:那，先断个案？

35. 日 外 县衙门外

咔咔一咔咔！钢刀抡起，藤蔓断裂。

小六子使出全身武功，砍着眼前比他高出几尺的一面青藤圆墙。

老汤出门，看到此景。

老汤:这不是树！别砍了！

小六子继续砍，老汤忙拉。

老汤:这是冤鼓！乾隆年间设的。

老没人敲，就生了根，长了叶，就成现在这样。

小六子:我爹说了，有冤鼓就有冤！他说他要判个案！

冤鼓渐渐露出了真面目，果真是一面巨型的牛皮大鼓,周边的红漆已经褪得斑驳。

老汤:哪儿有冤啊？谁敢有冤啊？这都一百多年了，你要把它砍了， 把鼓露出来，不定出多大冤呢！别砍了！你爹他人呢？ 小六子:睡觉！

老汤:跟谁睡啊？怎么还睡啊？

老汤转身往里走。

轰隆隆，冤鼓轰然从底座咣当落地，顺着惯性滚上街道。 六子看傻了。

老汤慌张冲出来。

老汤:鼓呢？鼓呢？叫你别砍吧，把鼓给砍跑了! 老汤追鼓而去。

老汤:鼓鼓鼓!

36. 日 外 鹅城街道

轰咚咚沉重的声响传来。冤鼓在鹅城街道上滚动着。

店铺的人都引颈观望，颇为好奇。

冤鼓轰轰而至，如通人性，紧追孙守义而来。

孙守义手里端着碗，慌着猛跑。

孙守义:躲开！这鼓怎么跟着我啊？救命啊，救命啊！

抬头却见壮汉挡其逃路。

孙守义猛然一推，壮汉当即趔趄，手里的坛酒砸地碎裂。

壮汉震怒，将孙守义踢向冤鼓，守义凌空撞鼓，冤鼓轰响。

武举人戴着墨镜，但见他单手持两只烧鹅，继续把守义踢向大鼓。 只用双腿，哪肯罢休，只见冤鼓团团转，守义满天飞。

人如炮弹，射进鼓中，冤鼓始停。

只见破鼓面上，孙守义如雏鸡破卵，冲将而出。

武举人:可惜了老子的酒，老子的雅兴全让你给毁了！

跟班:全毁了！

武举人:改日我再收拾你!

街道的廊柱上，全是张麻子的通缉令。

张牧之戴着墨镜鼓着掌，微笑而出。

张牧之:鼓都捶破了，说明你们俩很冤啊！

武举人没说话，低头从墨镜上方抬眼不屑地看着张牧之。

张牧之也学着他的样子，从容淡定。

张牧之:升堂！

37. 日 内 县衙大堂

啪！老汤把惊堂木拍到桌上。

老汤:冤从何来？

武举人一脸傲慢。孙守义想跪，被武举人拎着。

武举人:没冤！

老汤:(再拍了一次惊堂木嘟嚷着）有冤的说冤，没冤的那就散，散会! 孙守义扑通一声跪下。

孙守义:冤！不是我冤，是武举老爷冤！小的不长眼,在躲鼓的时候碰洒了武举老爷的酒,害得武举老爷没有了胃口。

小人应该给武举老爷赔礼，赔礼！

孙守义边说边冲着武举人\_通狂磕。武举人一脚踢翻孙守义。

武举人:老子他妈不冤！

张牧之从后堂走出。

张牧之:敢说你不冤！（掏枪扳在桌上）跪下！

老汤:这可是黄四郎的团练教头，跪不得。

武举人纹丝不动，嘴角轻蔑。

武举人:老子是光绪三i年皇上钦点的武举人。

论官职，比你官大，你应该给老子跪下。跪下！ 张牧之:(迅速拿起枪拉动枪栓再扳回桌上）跪不跪？

武举人吓得扑通跪倒。

张牧之:还他妈的皇上！哪个皇上？我见过吗？你要是个文举人，他应该给你磕两百个头,可惜你他妈只是个武举人，他只能给你磕一百个头。 现在，他两百个头磕完了，你还他一百个！

孙守义:可我只璃了两个！

张牧之:两个也得还你一百个！

武举人:哎呀！

张牧之:磕不磕7

武举人:我……

张牧之:打！

兄弟们上前，不由分说扒掉裤子，抡杖就打。武举人嗷嗷惨叫。 一旁的群众兴致勃勃围观。张牧之冲老汤拿起惊堂木。

张牧之:这个不好使，（又举起枪）这个好使！

武举人:哎，别打了！我磕！我磕！

众兄弟放开武举人，张牧之拿着枪走过来。

张牧之:听着。

张牧之从孙武两人之间经过，走出县衙。

你磕头！你数数！

武举人无奈开始磕头，孙守义哭腔着数数。

孙守义: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

38. 日 外 县衙门口

百姓看见张牧之出门，立刻集体跪倒。

百姓:青天大老爷！

张牧之:(冲天开了一枪）起来！不准跪！皇上都没了,没人值得你们跪！我也不值你们跪！

我来鹅城只办三件事，公平！公平！还是他妈的公平! 话音一落，人群重又跪下。

百姓:青天大老爷。

张牧之满脸严肃又放一枪。

张牧之:起来！不准跪！

众百姓纷纷起身。

张牧之:哎，这就对了！

张牧之再放一枪，轩昂而去，行了几步，又来一枪。

39. 夜 内 黄家二厅

黄四郎:不准跪7那你就起来吧？

黄四郎坐着，灯映着半张脸，目光倦然。

对面，跪着武举人，泪噼啪而下，地上的泪水映出他的倒影。

武举人:不起！小人不跪天不跪地，就跪老爷！

黄四郎:对嘛！人就是要分三六九等。

武举人:可他这是杀鸡给猴看！打狗还得看主人呢! 明明知道我是您的团练教头他还敢打！ 黄四郎:那，你就让他打了？

武举人:这哪儿是打我的屁股啊，这明明是打您的脸！ 黄四郎一口水喷在武举人脸上。

武举人:老爷，等我把屁股养好了，我亲手给你报仇！ 胡千在帮黄四郎剪指甲，胡万则坐在一旁的沙发上。

黄四郎:可我怎么听说你也打人了？

武举人:没有！

黄四郎:没有？

武举人:那是个卖凉粉的，是贱民！

黄四郎:那就把卖凉粉的叫来吧。

既然县长喜欢断案，就安排一点案子给他断呗!

40. 夜 内 县衙六子卧室

张牧之在摆弄着一张唱片。

小六子趴在床栏杆上，看着张牧之。

小六子:爹，你今天这县长干得真漂亮！打武举人打得真过瘾！ 将来我也想当县长！

张牧之:你不能当县长，也不许当土匪。

你爹死的时候把你交给我，我答应过他，要让你有出息。

小六子:那我当什么才有出息？

张牧之:当学生！读书。（指着唱片封套）多听这个。

小六子:(探身）没声啊！

张牧之:(走过去继续摆弄唱机）这帮买官的县长,就知道捞钱，唱机都撂坏了。

悠扬的音乐响起。张牧之走回来。

张牧之:修好了。这单活干完了，爹挣了钱。我送去留洋。 东洋三年，西洋三年，南洋三年。

小六子:北洋，北洋三年。

张牧之:傻孩子，你生在北洋。就不必留了。

小六子:这是谁吹的？

张牧之:听着像穆扎。他们那边叫穆扎，咱们这边叫莫扎特。

小六子:你还能听出来是谁吹的呢？ 张牧之:得分时候。

小六子:什么时候?

张牧之:那上面印着他名字的时候。 两人相视而关。

小六子:他怎么两个名字?

有时候叫你六子，有时候叫你六爷，一个道理。

小六子:爹，这叫穆扎这人，他是怎么把这东西吹到这里边的？

张牧之:你去留完洋，你就什么都知道了。

小六子:

那这个穆扎在哪儿呀？我留洋的时候要去哪儿找他？

张牧之:(目光悠远）他呀，离咱们很远。

41. 夜 内 黄家二厅

一只手重重地拍在孙守义脑门上。

他此时和武举人正双双跪在黄四郎的面前。

胡万:(惶恐失措地）怎么做，知道了吗？

孙守义:知道了。

胡万:……谁叫你去做的？你也知道了吧？ 黄四郎正被胡千掏着耳朵，很享受地欣赏着眼前一切。

他见孙守义不回答。

黄四郎:是老爷叫你去的吗？

孙守义:(木然）是，是老爷让我去的。 武举人回手就是一巴掌，打在孙守义脸上。

武举人:我!

孙守义:你？

武举人:(又是一巴掌）你，你自己!

孙守义

(哭腔）我自己！我自己！ 黄四郎:听不见。

孙守义:我自己要去做的。没有人让我去，是我自己。

42. 夜 内 县衙院内

"穆扎"悠扬，张牧之大步流星，正往房里去。

老汤:恩人！恩人！

张牧之被奔跑而来的老汤一把拽住，往一旁拉了拉。

张牧之:你是叫我呢？

老汤点点头。

张牧之:我什么时候成你恩人了？

老汤:不杀之恩为大恩！为报不杀之恩，我也救你\_命。

张牧之:哦？你快说。

老汤:寡妇，不能睡啊！必有大灾！

张牧之故作疑惑地看看屋子。

张牧之:她……真的是寡妇吗？我看着不像。

老汤:(故作沉痛状）我亲眼看见她丈夫淹死的。

张牧之认真地点点头。

张牧之:她已经成了寡妇

老汤忙点头。

我不能

老汤又点头，一脸期待。张牧之却挣开老汤，往屋子走去。

张牧之:让她再守活寡。

说完，张牧之推门进屋。老汤一脸呆滞，痛苦面壁。

43. 夜 内 黄家二厅

屋里只剩胡万胡千和黄四郎。

黄四郎:这是第一步。三步之内一一 胡万:要不让他们滚蛋走人，要不让他们跪下当狗丨 黄四郎微笑点头。

黄四郎:Right. Absolutely right!

帘子一挑，花姐素面走了进来。

花姐:老爷，您找我？

黄四郎:官府的人，还没来？

花姐:没有。

黄四郎:县长不嫖妓？

花姐:不好色的县长不一定是好县长。

黄四郎:我就不好色！

花姐:所以您当不了县长。

胡千正要开口责骂，黄四郎制止。

黄四郎:(假笑）我当不了县长？

花姐:县长哪儿能跟您比呀？

他只是流水的县长，您才是铁打的老爷。

黄四郎:哈哈哈！你真会讲话！他们一定会来，你好好记住， 他们讲的每一句有用的话，都要回来跟我汇报。

花姐:是！

黄四郎:走吧，你不要变成小凤仙哪！ 花姐

老爷，谁是小凤仙？

胡千一脸不屑。

胡千:小凤仙都不知道还当妓女？那可是名震京城，誉满全国的鸡!

黄四郎大笑，众人赔笑。

黄四郎:你们出去吧。 是。

胡万和花姐一起离开。

黄四郎:县长此刻正怀抱夫人共枕同眠。

胡千:肯定！

黄四郎:让他睡最后一个安稳觉。

44. 日 外 县衙门口

冤鼓狂响。

小个子

县长公子，以身试法，讲茶大堂，恭迎大驾! 张牧之和老汤一前一后骑着马从县衙出来。

张牧之:讲茶大堂？县衙不是断案的地方吗？

老汤:你这个县衙是摆设。断案只有去讲茶大堂！

那才是真县衙！

二人策马，狂奔而去。

45. 日 内 艳阳楼

艳阳楼内，小六子一脸不忿，泰然其间。

胡万和孙守义站在小六子的对面。武举人站在一旁。

胡万:六爷，你吃了两碗的粉，只给了一碗的钱。 小六子:放屁！我就吃了一碗的粉，给了他一碗的钱! 胡万:(对孙守义）他吃了几碗？

孙守义:(嗫嚅着低声）两碗……

话音未落，武举人一脚揣翻孙守义。

武举人:不可能！

孙守义完全被打蒙了，愣在那里不知说什么。

小六子也一怔，不知道武举人是什么意思。

武举人:六爷是县长的儿子，怎么能欠你的粉钱呢？ 胡万:到底吃了几碗？

孙守义:就是吃了两碗只给了一碗的钱。

胡万:县长要给我们鹅城一个公平，好！

我今天讨的就是一个公平！

众人:对！

胡万:问谁讨？问县长儿子！为什么？

他吃了两碗粉只给了一碗的钱！这就叫做不公平！ 既然县长儿子带头不公平，那县长说的话就是个屁! 小六子愤懑难当，朝胡万冲过去。

小六子:我操！

武举人忙拉开。

武举人:六爷……胡万！六爷是县长的儿子,怎么会欠他的粉钱呢？你亲眼看见了？

胡万:嘿！你个吃里爬外的东西，怎么着9屁股不疼了？ 武举人推倒胡万，一脸正义。

武举人:今儿不聊屁股的事！就聊凉粉！

\_碗就是一碗，两碗就是两碗，不能含糊！

六爷！汉子！佩服！

小六子被激得冲到胡万面前。

小六子: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。我今天就吃了一碗凉粉！ 胡万:你给了\_碗的钱，吃了两碗粉。

你没钱是吧？我帮你给！

小六子气得手抖，从口袋掏出大把钱扔在地上。

小六子:看见了吗？多少碗我都付得起！

但是吃一碗的粉，就给一碗的钱！

胡万:这么多钱，他吃了多少碗粉啊？你早说不就得了吗！

他要个公平，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！

小六子急得无力辩白，众人都看着他。

小六子突然掏出腰间的枪，走到孙守义面前，顶住他的脑袋，吓得孙守义大叫。 小六子不忍，放下枪，只是拽住孙守义。

小六子:告诉我，你是老实人吗？

孙守义:我是

小六子:(咆哮）那你就说实话，我到底吃了几碗粉？

你告诉他！

孙守义一脸恐慌，不敢回答。

小六子:你说不说？

小六子又急得拿枪比住孙守义，一旁的胡万掏出枪来，阴阳怪气开口。

胡万:拿枪吓唬一可怜的卖凉粉的？有枪是吧？

谁没有枪啊！孙守义，大声说，他吃了几碗？

孙守义仍然踟蹰着不知该如何开口。

胡万:守义，在座所有的乡亲，都会为你和你家里人做主,大声说，几碗7

孙守义听出胡万语中的威胁，终于下定决心。

孙守义:两碗！

众人不由叹息。孙守义愧疚地瘫倒在地。胡万一脸得意。

小六子绝望地走到胡万面前。

小六子:你是一个恶人！

胡万:哦？

小六子掏出刀，对着自己。

小六子

比恶是吧？我他妈比你还恶！

小六子猛然一刀插在自己肚子上。众人都是一惊。

小六子:都看好了啊，今儿我肚子里要有两碗粉，我白死！

胡万:你要是肚子里只有一碗粉，我死！

小六子带着胜利的微笑从怀里又掏出一把刀，递给胡万。

武举人一把接过。

武举人:要是有两碗粉，我陪六爷一起死！

胡万:凉粉呢？太浅了，我看不见！

武举人一脸正气。小六子欣慰地看着武举人，把刀向肚子里又进了一些。

武举人:(几乎跪下了）六爷！佩服！

胡万阴险地微笑。

胡万:凉粉在肠子里，你得横着拉一下，才能让我看得见。 武举人

六爷，让大家看看是一碗还是两碗。拉！

小六子一脸兴奋地瞪着胡万，嘶喊着，刀又横着拉了一下。

众人都吓得不行，连胡万都有些受不了了，孙守义更是几乎作呕。

小六子:拿碗来！

武举人从怀里立刻掏出一个碗接过去。

武举人:六爷，碗！

小六子生从肠子里拽出整整一碗。

六子举着盛满一碗的血粉，展示给众人。

小六子: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是不是只有一碗？

是不是只有一碗？

武举人

六子，挺住！我去给你请大夫！

说完，武举人把碗递给孙守义，撒腿而逃。

艳阳楼众老者见武举人跑了，也都作鸟兽散，顺着台阶溜之大吉。 场面顿时一片混乱。只有胡万得胜般站在原地。

小六子绝望嘶喊。

小六子:别走！是不是只有一碗？是不是只有一碗？是不是？ 孙守义吓得直接昏倒。胡万冷笑地看着小六子。

小六子:(虚弱地）该你了！

胡万:我知道你只吃了一碗。你上当了。

胡万单指轻推六子。六子倒地。

喫的一枪，正中胡万左耳。胡万一个趔趄，扭头仓皇逃跑。

此时张牧之已经冲了过来，托着小六子。他拿枪的手被老汤死死拉着。

老汤:不能杀！不能杀！

张牧之:放开！

老汤:我不能放！

胡万趁乱往楼下逃跑。张牧之抱住六子，一手举枪比住老汤。

张牧之:给我个说法，为什么不能杀？

老三举着枪，逼着耳朵流血的胡万回到楼上。

张牧之:说不出说法来我把你一起杀了！

老汤:杀了他，六子白死！

胡万:我没有杀他！

老三:六子怎么啦？

胡万:他自己捅自己的！我们在打赌!

小六子:(勉强地）他输了！

老三:我一枪崩了他，大哥，你让我一枪崩了他!

胡万:你不敢杀我，你不能杀我！

张牧之恨得就要下手，老汤忙凑到他耳边。

老汤:黄四郎就想看你这样！ 一脸的败相! 杀了他就是输，不杀还能赢！放人! 杀人诛心，杀人诛心！放人！

小六子气若游丝。

小六子:师爷说得对!

老汤:放人！

张牧之怒目圆睁，盯着胡万。沉吟良久，嘭嘭不断开枪。 老汤吓得埋下头去。

胡万右耳中枪，鲜血飙射，惨叫不止。

46. 日 内 黄家三厅

耳朵蒙着纱布的胡万坐在黄四郎的对面。

黄四郎斜靠在椅子上，眯着眼睛听胡万汇报。

黄四郎:(长时间停顿）刀进了肚子？那凉粉还是凉粉？

胡万:是。

黄四郎:嗯？

胡万:不是!

黄四郎:我就想知道，凉粉到底还是不是凉粉!

胡万:是味粉！

过来过来。

胡万端着椅子坐到黄四郎面前。

那么……人死了？ 死了！

黄四郎:所以，你就把我供出来了！

胡万:我是用老爷的名字吓唬他们。

黄四郎:他们被吓着了？

胡万:他们说要杀人诛心！

黄四郎沉思了一下。

黄四郎:杀人？还要诛心！好可怕啊！

胡万:老爷，他这话明明是想要你的命啊！

黄四郎:胡万，你今年二十六？

胡万:端午就二十七了。怎么了老爷？

黄四郎:(不作答）武举人呢？惹了麻烦就不来见我了?

胡万:他挨了板子，屁股疼，不方便。

黄四郎:哦？是这样。那他去修修屁股，你去修修耳朵。去吧! 胡万点头离去。

47. 日 外 鹅城城墙

大头入画，对着镜头。

依次是老四老五老七老三老汤和张牧之，手持鲜花。

每人对镜头说一句话。

老四:六弟，四哥发誓替你报仇！

老五:六弟，五哥发誓替你报仇！

老七:六哥，七弟发誓替你报仇！二哥喝醉了,他让我带话，二哥发誓替你报仇！

老三:六弟，三哥发誓替你报仇！二哥没喝醉,他生气了！大哥不想让大伙儿拼命。

命都不拼，还算麻匪吗？大哥不应该听他的，姓汤的不是个好玩意儿！

老汤:六爷，黄四郎这招叫杀人不用刀。我给你爹出的招叫杀人诛心。不能拼命啊！拼命还怎么挣钱哪？

张牧之:六子，挣钱对咱算个事儿吗？我不是要杀人诛心， 是没想出好办法，我要把黄四郎连根都拔掉！ 给我点儿时间。六子，爹发誓，一定给你报仇！ 说完，几个人排成一行，冲着镜头。

张牧之:把脸收拾收拾！

众兄弟准备完毕。

张牧之:六爷，一路走好!

众:六爷一路走好！

众人鞠躬。他们的前面是六子的墓碑。 —只大手做着一个"六”的手势竖着。

48. 日 内 黄家三厅

黄四郎翻开三张纸牌，扭头看胡千。

黄四郎:先打哪张牌？

胡千一脸迷惑，摇摇头。

黄四郎:翻过来。

胡千更加迷惑，因为牌翻过来还是牌。

黄四郎指着三个纸牌分别说道。

黄四郎:请客、斩首、收下当狗！

胡千恍然大悟。

请客！

49. 日 外 鹅城主街/县衙内外

—声长嘶c

胡百:(OS )鹅城小民黄四郎！恭请新任县长马邦德,光临寒舍，略备薄酒，以表寸心……

与此同时，画面胡百俯身策马，如古代信使，纵马狂奔，穿越各条街道。

胡百掠至衙门，摔镫下马，双手擎帖。

奔中变跪，由三丈之外，直冲镜头。

50. 日 内 县衙里屋

老汤把请柬放到桌上。

老汤:鸿门宴！凶多吉少。杀人诛心，赫然奏效！

我再送一个字，抻！抻得越久，挣得越多。

到时候跪在这儿的，就是黄四郎本人。

张牧之:什么他妈鸿门宴？就是恶霸请土匪！

老汤:项羽请刘邦啊。

张牧之:刘邦后来干什么去了？

老汤:当皇帝了。

张牧之:项羽呢？

老汤想了片刻，突然明白过来。

老汤:那，赴宴7 (肯定地）赴宴！

正好借机把黄四郎也笼络过来，咱们三个联手一起捞钱。 张牧之嘴里突然响起尖哨声。（把家伙拿来。）

众兄弟从门外出现，老七将两把短枪送到张牧之和老汤面前桌上。

听着张牧之的口哨。（换上黄家衣服，跟我走！）

众人:明白！

口哨又起。（干掉黄四郎，给六子报仇！}

众人:明白！

众人应声离去。张牧之不理老汤一脸迷惑。

张牧之:老汤啊，你是把六子的死当成捞钱的成本了？

老汤:(委屈地）你要非把话说得这么难听，那还就是成本。

张牧之:我看你当成本，挣的钱会更多。

老汤:你这……什么意思？

张牧之把两把短枪推到老汤面前。

张牧之:走！去会会你的新朋友。

51. 日 外 竹林/黄家碉楼群

竹林这边，艳光斑驳，恍如进入另外一个幽静的世界。

起初马道狭窄，再行几十步，竹林洞开，地势旷达，眼前竟是一片宏伟的巨 型碉楼一一足有二十栋之多。

胡百引领，三人策马而来。

张牧之仔细观察着竹林和建筑。

这时突然闪出一人，双手张臂，笑容可掬。

黄四郎:县长，师爷！大驾光临！有失远迎！

52. 夜 内 黄家碉楼楼梯

三人先后行于黄家碉楼的楼梯。

传来老汤的声音。

老汤:(OS )黄老爷的宅邸，竹林掩映，碉楼耸立》

易守难攻，万夫莫幵啊！

黄四郎:县长英雄气概，师爷文采斐然，珠联璧合啊！

53. 夜 内 黄家大堂

黄四郎:二位请!

黄四郎邀请张牧之和老汤步入黄家大堂。

黄四郎:六爷的死，壮烈！

今天请县长来就是要当面为六爷讨回这个公道！

黄四郎時地取下一把武士长刀。

黄四郎:如果真的是黄某指使，那我就像六爷一样,当众剖腹自杀！

张牧之一言不发，盯着黄四郎，目光如炬。

黄四郎:不但自杀，还请县长你，当我的介错人,砍下我的人头，高挂艳阳楼顶！

张牧之还是不语，微微点头。

黄四郎:万\_不是我，那就是辱我名声，欺骗县长。你们自裁。

话音未落，黄四郎一撩长帘，胡万、孙守义和武举人已经跪在一块板上。板 子前端向下倾斜，地面倒戳三把钢刀。

老汤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一切。

黄四郎:要么三命抵一命！要么随时告发我，我随时死。

三人无一开口。孙守义更是吓得瑟瑟发抖。

张牧之手持短刀，举到身前。

张牧之:黄老爷，我听说自裁用短刀。长刀归介错人。

黄四郎:是吗？

黄四郎手一抖，长刀抛向张牧之；张牧之手一扬，短刀也飞向黄四郎。

长短双刀空中交错，两人各自稳稳接住。

黄四郎:哈哈哈哈，果然在行！县长随时可以当我的介错人！

黄四郎将布帘合上。转身之际，瞬间满脸春风。

马县长，请！

黄四郎拉起张牧之的手，落座圆桌。张牧之幵门见山。

张牧之:马某人这个县长，买来的！买官就是为了挣钱。 而且，马某人不喜欢挣穷人的钱！

黄四郎:哦？为什么？

张牧之:穷！没钱1

黄四郎:有道理！那你想挣谁的钱呢

张牧之:谁有钱就挣谁的！

黄四郎:那谁有钱?

张牧之:你有钱！

黄四郎:哈哈哈，爽快！县长看上什么了，随便拿！

张牧之:哈哈哈哈！我不是土匪！我是县长,县长挣钱得讲究个名正言顺才是。

黄四郎:(一笑）说得好！我们鹅城有两大家族,都是把人卖到America，修铁路，挣的都是Dollar。

老汤:(傻笑着）还说刀的事儿？

黄四郎:No! Dollar.美国人用的钱。Dollar, you know?

老汤:Dollar~一到了！黄老爷一来，钱就到了。

哈哈哈哈，咱们，喝一杯吧。

张牧之:黄老爷客气了，整个南国谁不知道,在鹅城，你黄四郎是老大！

黄四郎:(苦笑）老大往往是空架子。每天一睁眼,几百人吃、喝、拉、撒要等着我伺候。

真正落我嘴里的能有几口？

如果县长真的急着挣钱，我倒是有个好去处！

张牧之:哦？请讲！

黄四郎:张麻子！

老汤闻言，手足无措，偷眼看张牧之。

张牧之也微微一怔，故作平静。

三个人互相看着，谁也不说话。整个大厅一片静谧。

偏厅一角，武举人抓住孙守义的脑袋，使劲往下一掼。

孙守义被钢刀刺穿。惨叫传来。老汤吓得跳起。

老汤:真死啊？

一滴鲜血溅到桌上。黄匹郎轻轻抹去，他一敲酒瓶。下人把帘子拉上。

黄四郎:你、们可以供出我，不必委屈自己！

张牧之:张麻子？

黄四郎:对，张麻子！

张牧之:那么这个张麻子，是跟我们有关系呢，还是跟钱有关系?

黄四郎:都有关系！

张牧之:哦?莫非他在鹅城？

黄四郎:在！一-(停顿）也不在！

老汤:(紧张地笑了）黄老爷这话，还挺有玄机啊！

张牧之:嗯，这小子到底在哪儿呢？听黄爷给咱们聊聊？

老汤:聊聊，聊聊！

黄四郎:此人盘踞鹅城周边交通咽喉。明白吗？

老汤:不明白。

黄四郎:我是做什么生意的？明白吗？

张牧之:不明白。

老汤:小半个民国的烟土都是黄老爷您在贩卖，南国皆知！

黄四郎:错！我不过是给刘都统当跑腿的。而且只是其中一条腿。

张牧之:那么刘都统到底有几条腿呢？

老汤:三条呗。

对呀！

黄老爷还是条大腿！

黄四郎:对！（将腿撂在桌上）大腿！可是我这条腿，断了！

张牧之:断了？

老汤:怎么断的?

黄四郎: (愤怒地）我的货十回有八回被张麻子劫走了！你想想，他赚了多少钱？

老汤:(看四郎）那这个张麻子很富有啊！

(看牧之）还有这种事儿？

张牧之没有回应，暗自喝了口酒。

黄四郎:所以，我的钱都在张麻子手里！

如果你们可以去剿匪的话，钱要多少有多少！

老汤:我们没胆剿匪，但是借剿匪之名敛财的胆子,还是有，而且很大！

黄四郎:哈哈哈哈，那就不能怪我！只能怪你们没出息。就赚那点小Dollar吧。不过，我还可以帮你们一个忙， 我出钱，当诱饵，我出多少，两大家族必须出多少！

老汤:(兴奋地）就等您这句话呢！足够！那您出……八十万？

黄四郎:No!我出……一百八十万。出得多，挣得多！

老汤:明白！事成之后，一百八十万如数奉还。咱们分两大家族那点Dollar!

张牧之:—百八十万不用还丨不就是剿匪吗？剿！

咱们把张麻子劫走的那点儿钱，全拿回来，还给黄老爷！ 到那个时候，这一百八十万就是九牛身上的一根毛啊。 (看着黄四郎）您还在意吗？

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张麻子吗？办他！

黄四郎:硬！ 硬吗？

黄四郎:够硬！好汉不挣有数的钱。

我早就看出你马县长是条汉子！血性！

张牧之:硬不硬以后再说！我脑子里想的只有一件事 ——替黄老爷把这条腿给接上！ 一个张麻子也太嚣张了 欺负到黄哥头上了，不答应！喝酒。

张牧之要给老汤倒酒。

老汤:有呢，有呢c

张牧之:我自己喝！

老汤:我以为，酒一口一口喝，路一步一步走！步子迈大了，咔，容易扯着蛋！

应该先把Dollar分清楚，再说接腿的事儿。

张牧之:你还聊Dollar是吧？不聊接腿？那你们俩聊吧。

黄四郎:师爷，你定。

老汤:先聊Dollar吧，Dollar到手。按照惯例，三七分！

张牧之:(一拍桌子）你也太不仗义了吧！黄老爷为这事忙前忙后，你就分人家三成？ 怎么也得对半分啊！

瞬间静场，老汤忙打圆场。

老汤:那我，那我错了。

张牧之:你太错了！

黄四郎:我们还是听县长的！对半分!

老汤:哎，好!

黄四郎:如果真有胆子剿匪，两大家族的Dollar,就是一根毛!

张牧之:-根毛!

老汤:哪是一根啊！

黄四郎:胆子你是有的，本事呢7 我凭什么相信你能剿了张麻子？！

张牧之:黄老爷，容兄弟问你个问题。

黄四郎:请!

张牧之:张麻子能劫你的货，为什么不能进你的家？

黄四郎:我这碉楼，固若金汤，易守难攻。他进不来!

张牧之:那你怎么就真的相信，只有我和师爷，进了你的碉楼呢？

黄四郎和老汤对视一眼，有些不明所指。

张牧之哨响。

54. 夜 外 黄家碉楼楼群某屋顶

众兄弟埋伏在此，细听碉楼大堂传来的哨声。

老三:说让咱们撤?

老五:撤?

老三 撤!

众人撤，老三回应呼哨。（遵命，但我很担心你！）

55. 夜 内 黄家大堂

黄四郎一脸严肃地听着哨声呼应。

张牧之:听见了吧？

黄四郎:听见了。

张牧之:张麻子进不来的地方，我能进！

张麻子不想死的时候，我能让他死1 又是一阵寂静。

扑哧一声，帘子上映出一朵巨大的血色"牡丹"。

老汤又是一惊。

老汤:又死一个！

黄四郎:Easy! Easy!

你们可以把我供出来嘛！不要委屈自己哦！

(对张牧之）马县长，我早就看出，你非等闲之辈。

张牧之:不敢当。

黄四郎:你们进城的当天就枪毙麻匪，已经占了先机。

张牧之:那是张麻子的人吗？那不是马匪吗？

黄四郎:No!不是骑马的马。是张麻子的麻！麻将的麻！

戴麻将面具的匪。麻——匪！

张牧之:如此说来，匪还非剿不可了？我已然杀了张麻子的兄弟？！

黄四郎:剿匪势在必行。不过，敢去剿匪的人，九死一生。

张牧之:哦？何以见得？

黄四郎:张麻子非同凡人，二十年前，我们有过一面之缘。 老汤顿时突生紧张，张牧之只是顿了顿。

张牧之:竟有如此缘分？那么，缘从何起呢？

黄四郎:灯火阑珊，他蓦然回首，而我，却隐藏在灯影里。

老汤:一个在明处？一个在暗处？

黄四郎:嘘！ Quiet! Quiet!

张牧之:那么……彼时彼刻

黄四郎:恰如……此时此刻

四目相对。静!

张牧之:竟能如此相像？

黄四郎:像！很像！不过你比他缺了一样东西。

张牧之:不会是……脸上的麻子吧。

黄四郎:当然不是!

张牧之:那是什么？

黄四郎:你不会装糊涂。

张牧之:准！大哥，我还在娘胎里的时候,算命先生就指着我娘的肚子说,这个孩子将来最大缺点就是不会装糊涂！大哥，我还能改吗？

黄四郎:改不了！天生的！你看看这位师爷！就是装糊涂的高手! Dollar,说成刀？ Dollar是什么？

老汤:美元。Dollar!

黄四郎:你看你看！装糊涂的天才啊！师爷，敬你的！

老汤:谢黄老爷颂扬！容老弟真的糊涂一回。

剿匪成功之后，追回的烟土，我们只要两成就够！

黄四郎:不行！对半开！为表诚意，预祝剿匪凯旋！

一百八十万，马上送来！

张牧之:唉，无功不受禄，现在收钱太早。

黄四郎:(高声断喝）黛玉……晴雯!

女子赤足下楼。

张牧之:哎，大哥，美女我也不能要！

老汤:哎，美女不要，钱你也不要，你要什么啊？ 张牧之

腿！

什么腿？

张牧之:江湖豪情侠胆柔情之大腿！哥！

黄四郎:弟！

张牧之:你的腿，就是我的腿。你的腿，就是我的命。 有道是，江湖本无路，有了腿便有了路！

黄四郎:明白，明白！

老汤:(顾着看美女，敷衍地）我也明白！

女子一滑，宝匣落地。钻石滚落。

黄四郎:(怒）该死的东西！

黄四郎随手甩出切腹短刀，刀光一闪，直插女子胸膛。

梆的一下，张牧之伸长刀截住短刀。短刀空中飞舞。

张牧之右手握刀，插刀入鞘。

张牧之:花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！

姑娘如花似玉，大哥，怒不得啊！

黄牧四目又相对。黄四郎一把握住张牧之插刀的手。

女子瑟瑟发抖。

老汤:(庄重而轻声）Easy! Easy!

四郎渐渐由怒转笑，张牧之对笑。

黄四郎:相见恨晚！

姑娘钻石一并送上！！

张牧之:哎，我带夫人来的，再收姑娘不方便。

那钻石送夫人。

老汤:好！我先替她收着。

老汤收好地上的钻石，色迷迷地凑到姑娘面前亲了她一口<

老汤:起来吧。（坐回桌前。）

不是黛玉和晴雯吗？怎么就来了一个女子？

张牧之:莫非她就叫黛玉晴雯？

黄四郎:说你不会装糊涂吧？！

起了个东洋名字——

三人:(齐声）黛玉——晴雯——子！

三人大笑。互相碰杯。

幕帘后，又是一朵鲜血梅花。

老汤:啊！全死了！ 黄四郎举起酒瓶。

黄四郎:师爷，高！县长，硬！

张牧之和老汤也举起酒瓶，对视一眼。

张牧之、老汤 黄老爷，又高又硬！

56. 夜 外 鹅城主街

明月皎洁，马蹄清脆。

老汤牵两匹白马，缓缓地行于街道。

老汤:你到底是不是张麻子？要说你是吧,掰断刘都统的大腿，挣那么多钱，何苦进城当县长呢? 要说你不是吧——恩人？！

老汤扭头看，张牧之烂醉如泥，趴在马背上，打着呼噜。

老汤停下马，绕到这边查看。

张牧之的手掌无力地一松，两颗钻石滚落地面。

老汤一停，迅速捡起钻石，回身看牧之。张牧之烂醉马背，不省人事。 老汤举着钻石，仔细端详，月光下的钻石依旧夺目。老汤贪婪笑出。

老汤:此物只应天上有，明月何日」照我还？

57. 夜 内 黄家大堂

画面横移，五个麻将脑壳入画。黄四郎声音响起。

黄四郎:今晚，杀鸡取卵！ 一定要在县长的床上,不要让人以为吃了我的饭，死在我家里，死在半路上。 说话之间，画面落在一个没戴面具的脸上——胡万。

众麻将脑壳

明白！

黄四郎:哪个是鸡？

胡万:县长！

黄四郎:那么卵呢？

胡万自作聪明地上前一步，凑近黄四郎，做了个切割的手势。

胡万:是不是……把县长给骟了？！

黄四郎勃然大怒，一把揪住胡万受伤的耳朵。

黄四郎:(暴怒）钻石钻石钻石！我那两颗钻石一-!

胡万:(痛苦万状）老爷放心，你要的钻石,我这就给你弄回来！

黄四郎:(忽然变得和蔼）i’ m sorry.

胡万:My pleasure, sir!

黄四郎:明白不明白，为什么派你去？

胡万:因为我死了。

黄四郎:明白你为什么死吗？

胡万:因为我把老爷给供出来了。

黄四郎:对喽！如果你活着，早晚都会死！

如果你死了，你永远都活着！

胡万:明白。

黄四郎:杀鸡取卵！

话音将落，黄四郎突然一阵让人恐怖的狂笑，消失在黑暗之中。

58. 夜 外 县衙门口

老汤牵马从街道的黑暗中走出。

老二、老三冲出县衙。

老二:师爷，大哥呢！

老汤:(拴马，没抬头）马上呢，喝醉了。

老三:人呢？

老二:哪儿呢？

老汤抬头一看，惊了，马上空空如也。

老汤:哟？刚才还说话呢！我也喝醉了。

老三:回来跟你算账！

老汤:没在马上吗？是不是掉路上了？

老二老三二话不说，如风般策马而去。

老汤紧追几步，但突然一停，猛转身，更快地朝县衙跑去。 老汤奔进大堂，冲过走廊，火急火燎。

59. 夜 内 县长卧室

咣当一脚门被踹开，老汤出现，低头背着双手，对夫人大声说:

老汤:听说你睡觉了？

夫人:你抬起头关跟我说话。

老汤立刻尿了，不敢抬头，左顾右盼。

老汤:听说你昨天睡觉了？

夫人:我他妈哪天不睡觉啊？你看着我说话。

老汤鼓起勇气，抬望夫人。

老汤:听说你跟土匪睡觉了？

夫人冷冷一笑，坦荡地看着老汤。

夫人:睡了。

老汤听得一愣。

夫人:你不想知道我们怎么睡的吗？

老汤:(鼓足气势）对！怎么睡的？

夫人:一个青楼女子跟一个土匪头子，什么睡法都能有。 老汤瞠目结舌，盯着夫人，突然回身关好门，

冲将过去，抱住夫人一通疯吻，情欲旺盛。

老汤:夫人:嘘什么嘘？ 夫人边挡边浪笑。

老汤:(边啃边说）你这个不要脸的骚窑姐婊子贱货!

夫人:你说什么？

老汤:贱货、骚货、婊子、贱货！呸！就是时间不够， 要不然我活活把你办踏实了。

夫人:好啊，来啊，看你怎么办！

夫人边说边一脚踹开老汤。

张牧之:黄四郎今天死了三条狗……我知道，狗命抵不了你的命。 我本来带着兄弟们，要跟黄四郎拼个鱼死网破，给你报仇。 可是中途我改了主意。

鱼死网破报不了仇，兄弟们，不能再死人了。

兄弟们突然闯进来。

老三:大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7你怎么让我们撤了呀？

张牧之:黄四郎听到你们的哨声，我就绝对安全了。

老四:那——

张牧之:去吧。我想跟六子单独待会儿。

兄弟们离开。张牧之叹口气。

张牧之:今天我算明白了，为什么当初我会上山当麻匪,就是因为跟这帮东西玩不起，现在为了你,我必须玩得起，还得玩得贏！

张牧之说完，把刀拍在床上。

61. 夜 内 县衙走廊

老汤匆匆穿过走廊，朝自己房间走去。

月光之中，屋顶上有几个身着麻匪服装的人，沿着老汤的轨迹缓移。

胡万的手，轻轻摁住其他的枪管。

62. 夜 内 老汤卧室

老汤推门进屋。

隐在门后的张牧之"啪”一声关上门，猛虎一扑。

老汤:谁？

老汤飞出，落在床上。

张牧之望着老汤，手里抛着那两颗钻石。

张牧之:偷我的钻石，嗯？这石头是给你的吗? 是给县长夫人的！咱们俩谁是县长？ 张牧之边说边开始脱衣。

张牧之:嗯？谁是县长？

张牧之脱掉外衣。

张牧之:我问你呢，谁是县长？

张牧之继续脱。

老汤慌不择言。

老汤:你是要杀我？！还是……要睡我?

张牧之还在脱。

张牧之:这，有什么不一样吗？

老汤:不一样啊！

张牧之:那就先睡，再杀！

老汤:(一甩头）那还是杀了我吧。

张牧之:杀了你我还怎么睡啊? 不如活的好！

63. 夜 内 县长卧室

夫人形单影只，有些寂寞地睡下。

64. 夜 内 老汤卧室

张牧之嘴顶着老汤的耳朵。

张牧之:馋猫搂活鱼啊

老汤:谁是活鱼？

张牧之:夫人是活鱼，我是馋猫！馋猫喝了酒,活鱼就变成鱼刺了！我不能酒后欺负一个寡妇。

是跟你睡，不是睡你丨 说完张牧之呼噜声已起，老汤一脸傻笑。

65. 夜 内 县长卧室/县衙院内

枪声爆开寂静，子弹啸叫夺魂，床头木碎棉飞。

房顶之上，胡万一派，姿态张狂，端枪狂轰，门窗俱裂。

卧室这厢，床板侧翻，满目枪孔，几近蜂窝。

66. 夜 内 老汤卧室

张牧之抄枪蹿起，纵跃出窗。

老汤翻滚落地，紧抓钻石。

窗外双方交火，枪声突变密集。

老汤又成了壁虎，五体贴地。

67. 夜 内 县衙院内

房顶一阵激烈枪响。三具尸体砰砰从屋顶径直落下。

三个身影紧随着轻盈落地，收枪。

砰砰枪声又响，咣当又是两个尸体。

其中\_个"尸体"嘣地坐起，还没坐稳。

张牧之落地，刷地将他拎起，顶在墙上。

用枪管挑开麻将面具——竟是胡万。满嘴是血，剧烈咳嗽。

老汤凑在窗口紧张地向外张望。

张牧之:我居然上了你们的当！

(胡万要说话，牧之止住胡万）先别说！我猜！

孙守义一个人死了三次，你和武举人都是假死，是吧?

胡万:不错。

张牧之:说，谁让你冒充麻匪？

胡万:老子就是麻匪！张麻子是我大哥！

张牧之:哦，那你是老几啊？

胡万:老三。

众人目光对准老三。

张牧之:老三，你出名了，有人冒充你了！

老三暴怒，举枪上前。

老三:别跟他废话了大哥！六子就死在他手上， 你让我一枪崩了他！

胡万从老三的话中一下子明白了对方是谁。

胡万:大哥？

老汤终于从屋里溜出来，惊恐地看着几具尸体。

张牧之:是你大哥张麻子派你来的,还是你老爷黄四郎派你来的？不能说错啊!

胡万(沉吟片刻）:黄老爷。

张牧之:为什么？

胡万:他让我们假扮麻匪在城里抢劫。

他逼县长下令剿匪，骗豪绅，刮百姓。

张牧之:然后呢？

胡万:没了。

张牧之:(扳动枪机）没了？

胡万:其他的事我真不知道！黄老爷分工明确。

城里归我，城外归别人。

张牧之:为什么朝我床上开枪？

胡万:黄老爷说你霸气十足，危险！

张牧之:哦？

胡万:我逼死你的六子，你没杀我，还把我放了。更危险！所以黄老爷说你必须死！

张牧之:哦？那我当时一枪崩了你，他就不会派你来杀我了？

胡万:有可能。您是——

张牧之:回去给我带个话！告诉他，他喜欢让人假死这套，正好， 我也喜欢让人多死几回这一套。

老汤心惊胆战地往夫人房间摸去。

胡万:您又放我回去？

张牧之:只有你的话他能懂1

胡万:大哥，可您到底是•

张牧之:不错，张麻子！

胡万:可大哥您脸上没麻子.

张牧之:黄四郎脸上有四吗？

胡万:懂了

张牧之:兄弟，我是张麻子这件事，你要替我永远保密。

胡万灿烂一笑，靥如桃花。

胡万:永远保密！

"砰” 一枪，子弹劲穿头颇，胡万面带憧憬，一命呜呼，顺墙滑下。 张牧之望着胡万，眉头一蹙。

传来老汤惨烈的哭嘹。张麻子回头看了一眼。

68. 夜 内 县长卧室

老汤抱着夫人瘫坐床头地上。

老汤:(哭腔带唱）我说我当不了县长！你非要花钱帮我买这个官！

现在官被人也抢走了，你也就这么死了！ 张

牧之走过来，站在门口，老三过来，张牧之伸手挡住。

张牧之:说。

老三:黄四郎带人来了，说是要帮我们打麻匪。 老汤通过泪眼，看见张牧之走过来拎枪斜倚在门框上。

老汤:(抬眼冲张牧之）她是我老婆我是县长，我就是马邦德

张牧之:(对老三）让他进来。

众兄弟拔出枪准备战斗。

张牧之扫了眼地下的尸体。

69. 夜 内 县衙大堂

黄四郎一路穿过走廊，身后一票家丁手提灯笼，持枪紧随。

黄四郎:(带着哭腔）县长如何了？县长如何了？

你们追！ 一个麻匪也不能跑！

黄四郎冲到院子，不由得一怔。

院子里先前的尸体都不见了。

院子的圆柱底下，张牧之怀抱夫人，两人面无血色，满身有血。 夫人瞑目安详，张牧之双眼圆睁，目光无神，看不出一丝活气。

黄四郎心下大喜，但却满脸惊愕和惶恐，他扑向张牧之。

黄四郎:(呼天抢地，掩盖内心狂喜）天杀的麻匪，伤天害理! 县长刚刚上任，竟和他的夫人双双……

黄四郎失魂地望着张牧之，正想演出泪水。

张牧之哭声回转，"起死回生”，惊得黄四郎一抖。

张牧之:啊——我说我当不了县长！你非得给我花钱买这个官! 现在官倒是到手了，你就这么走了！

她是我老婆，我就是县长，我就是马邦德！

一旁的老汤看得直难受。

黄四郎:(轻拍张牧之的肩膀和头）你呀，太年轻了,不该一进城就枪毙麻匪。他们一定会报复你的。

不哭，不哭……

张牧之继续哭着。

张牧之:她是为鹅城死的，得厚葬她呀！

得让所有的乡绅都过来……

黄四郎拿出手绢，给张牧之擦眼泪，像父亲一般拍打着张牧之。

黄四郎:都来，都来，我会安排……

70. 日 外 鹅城城墙

画外音:因为天父依照他的恩慈和美意，容我们这位姐妹,容我们这位兄弟放下今生的担子,我们就亲切地将他们身体放在土中，他们本是尘土,现在，他们依然是尘土……（声音铺底）

随着节奏均匀的木鱼声和低沉而肃穆的悼词，画面徐徐摇过。

夫人和小六子的墓碑静立。

张牧之和老汤站在前面，表情悲伤。老五、老七站在身后。

画外音:我们知道，这一切的生命气息都在永生慈爱的天父手里,而且他应允将永生赐给所有爱他的人。……

伴着悼词，黄四郎与两大家族走近墓前，郑重地给墓碑放上白花。

身旁站立胡千等随从。他们分别跟张牧之握手致哀。

老汤不时腿软着，泪人儿一般。

画外音:全能的天父，求你开启天国的大门,收纳我们的姐妹和兄弟，进入天上的圣城,得见您光辉的圣容，并在来日使我们，在天国重逢。

阿门。

磅！磅！磅！一阵枪响，几个麻将脑壳从天而降，稳稳落于众人当中，分别 持枪，冲着众人。为首的戴着九筒面具。

城墙之上，几十个麻匪天降神兵，赫然成排，黑鸦一片。

九筒:我们是张麻子张大爷的队伍！要钱！不要命！

各位乡绅受惊了，我们今天来就是找几个人！

黄四郎！城南两大家族！站出来！

(对牧师）您念您的！

(对身旁的三筒）把他们找出来！

三筒上前指出黄四郎和两大家族。

三筒走过胡千身边时候，胡千指着三筒。

胡千:胡万？

话音未落，三筒一脚踹得胡千嗷嗷倒地。

九筒:Father!打扰了啊。（对众人）剩下的事,就与你们无关了，再见！绑！入袋！

麻匪上前将黄四郎及两大家族装进麻袋。

张牧之:好汉！我是本县县长，要绑就绑我吧。

老汤:不说话不行嘛1

九筒:劫你？你个穷鬼县长。有钱，还当县长？

留着你的命，活着替我收钱！三天之内，钱到，放人！

钱不到，撕票！

张牧之一把拽住面前指着自己的枪。

张牧之:我老婆尸骨未寒，你们就来抢劫。你们打死我吧！

老汤:别打别打。

张牧之:打死我吧！

九筒:找打是吧？好办！打！

三筒:我让你多嘴，让你多嘴1

九筒跳下，和三筒就势对张牧之和老汤一通拳打脚踢，把二人打到旁边的沟 里。九筒三筒也跟着跳下。

张牧之一把将九筒的面具撕下。正是老三。三筒也摘下面具，老四。冲张牧 之边笑边拳打自己的手心。

张牧之:你装模作样地戴我的九筒干什么？想当老大啊？

老三:你当老大都七年了，我当老大一天不行吗？

张牧之:当！当个够！别把事儿给我办砸了！

呼喊声中，\_只只箱子顺钢索径直从他们的头顶滑了出去，直接穿过城洞, 落下，上船。

老汤:黄四郎在里头！

第三只箱子滑下去。

(感慨地点着张牧之胳膊）你抱着我夫人学我哭的时候 就想到这招了。有粗有细啊！

张牧之笑着一把捂住老汤的嘴巴。

最后一只皮箱滑过。九筒跟着滑下。

九筒:三天之内钱不到就撕票！记住，我是九筒！

众麻匪从城墙上跳下，瞬间不见踪影。 众人都傻乎乎地看着，回不过神来。

老汤:这活办得真麻利！

张牧之:像吗？

老汤:像|

张牧之:要是有人再流点儿血就更像真的了

老汤:对！

张牧之猛然一拳打在老汤的鼻子上，鲜血涌出。张牧之忍俊不禁。

老汤:(捂着鼻子）有这个必要吗？有这个必要吗？

张牧之:有必要！

老汤:你也得来一下。

老汤伸拳打张牧之，被张牧之一把抓住。

张牧之:一个就够了！

此时，黄家家丁已经赶来，迅速包围城墙，冲城墙外开枪。

胡千起身。

胡千:(冲家丁）给我打！给我狠狠打！

沟下面，老汤伸出脑袋。

老汤:千爷，别打了！赶紧回去备银子吧！

三天收不到钱，麻匪可是要撕票的！

黄四郎:(OS)撕！现在就撕！ 一定要让他们撕！

众人疑惑间，黄四郎不知从哪儿突然现身。

黄四郎:替身就是为我干这个的！这个钱，我一分都不出！不过两大家族的钱，一定会过你们的手啊！弟弟，不要为我担心啊！弟弟，千万不要为我担心！哈哈哈哈！

黄四郎手一挥，众家丁纷纷收枪，列队离开。胡千"蹭蹭蹭"冲过去。 张牧之愣愣地看着。像是回忆，又像是疑惑。

老汤摸着自己的鼻子看着张牧之。

老五老七也走过来，不解地看着。

胡千:老爷，我怀疑胡万投靠了张麻子！

黄四郎:放妈的屁！一定要找到胡万！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 张牧之望着黄四郎的背影，突然笑了。老汤疑惑地看着张牧之。

老汤:你笑什么？

张牧之:这替身这么有用啊！得空帮我也找一个。

老汤:张麻子！ 你真是没羞没臊！玩砸了

张牧之:砸了吗？

老汤:砸了！

张牧之:我怎么觉得刚开始啊？

牧师始终在念的悼词终于结束，他重重敲了一下锤。

牧师:阿门！

71. 夜 外 鹅城街道

两大家族的脸，后面两把枪顶着。

老三打开箱子，箱子里满是银子。

老三:放人！

两个麻匪给两大家族的人套上麻将面具。

老四、老七:给你们留个纪念，不准回头，滚！

两大家族撒丫子跑进了街道深处。

72. 夜 内 县衙大堂

黑桌白银，满满当当。杯盘林立，觥筹交错。

众兄弟或坐或站，喝得满脸通红。

张牧之远远坐在对面的椅子里，神情疲惫，目光缥缈。

老汤手捧银锭，表情难分是喜是悲，笑得气喘，声音却又像是哭。

老汤:夫人，你要是晚走两天，就能亲眼看见了。

老三:嫂子要是不走，这钱都到不了这桌上！

老汤:对！我老婆的命换来的这些钱！

老三:(一拍桌子站起来）那我们家小六子的命不算命啊7 老汤也激动地站起来。

老汤:那不一样。

老三:怎么他妈的就不一样啊？

老汤:夫人！

老三:谁夫人啊？

老汤:我夫人！

老三:你夫人怎么啦?

老汤:夫人是被黄四郎杀死的。你们家六爷，自残！自杀！ 光着膀子闷头喝酒的老二闻言突然起身，枪指老汤。

老二:我他妈一枪崩了你！你敢说我们家小六子，找死啊？ 老四跟着老二也起身，抱住暴躁的老二。

老四:老二你把枪放下！

老汤一把拽住老二的枪。

老汤:你别把枪对着我！我见过土匪，没见过练块儿的土匪! 老二:我！

众人被老汤的话逗得哈哈大笑。

老汤:笑什么啊，别笑！别笑!

我是说你们家六爷（比划）。

你们家六爷这样，那是英雄。

老三:是，是英雄！

老汤:我老婆，睡着觉，（突然动情地哭了）就没醒过来…• 老汤哭得悲切，众兄弟都不说话了。

张牧之还是没理这边，自顾自喝酒。

老七过来打圆场。

老七:师爷不哭，嫂子也是英雄。

老汤哽咽着。

老七:各位哥哥，咱为什么来了？

众人:钱哪！

老七:钱到了吗？

张牧之:到了！

(一击掌）走啊！ 走啊！

张牧之:那你、还哭什么呀？ 我可以不哭！

老七:(冲张牧之）大哥，什么时候走？

众人期待地看着张牧之，张牧之却慢悠悠地点了根烟。

张牧之:不走！钱不是黄四郎送的！

老三:大哥，两大家族的钱不算钱啊？

张牧之:我要的是黄四郎的钱！

老汤:你不刮穷人的钱，也不要大户的钱一一 张牧之:六子、夫人，两条命，必须黄四郎来偿！ 老汤:(气得双手叉腰）你这是玩命啊！赌徒！ 张牧之:这就算赌了？

老汤:算？就是！还赌不赢

张牧之:人不走，钱也不要了！（停顿）都发出去 众人无语，看着张牧之。

老三:不是……大哥，这钱你都发给谁吧？

张牧之:发给穷人呗！

老汤:不是，那谁是穷人啊？

张牧之:谁穷，谁就是穷人。

73. 夜 外 鹅城街道

'‘梆梆”的玻璃脆响。屋子里传来惊慌的叫声。

麻将脑壳们狂奔于街道。

他们手里拽着许多麻将面具，面具此刻成了小麻袋。

每个小麻袋里都塞了银锭。

麻匪们飞奔着，像甩手榴弹似的，一个个将面具麻袋猛力甩出。 玻璃声和屋里百姓的惊呼声混和在一起。

百姓:老天爷啊！

张牧之戴着面具，嘴里还叼着烟从楼顶上跳下来，他拿开烟嘴。 戴着面具的老汤被张牧之拉着狂奔，众匪已经冲到了街的西头。

张牧之:去，听乐子！

众人从西头再次奔向东头。

此刻，各家各户都发现了飞来的横祸竟然是银子。

整条街果真传来各种喜悦的欢呼声和笑声。

百姓:老天爷啊1

老汤:你劫我的时候戴的是九饼，我这是多少？

张牧之:自己摸摸。

师爷摸摸自己脸上的面具。

张牧之:哈哈哈哈，过瘾吗？

老汤:过瘾！你不就是想当老天爷吗?

张牧之:是啊。

老汤:这跟收拾黄四郎有什么关系啊？

张牧之:老天爷都能当，我还收拾不了一个黄四郎?

说完，张牧之\_甩手，两袋银子又飞进了百姓家。

百姓:老天爷啊！

张牧之像个孩子一样开心地笑了。

74. 夜 内 县衙大堂

张牧之等人戴着麻将面具回到县衙，兄弟们都摘了面具，坐在桌前， 喝水吃东西，一副懒散的样子。

老汤戴着一筒面具，依旧兴奋地挥胳膊作扔银子状。

老汤:过瘾啊！

张牧之:(踢他一脚）发钱比捞钱过瘾吧？

老汤:过瘾！有点儿可惜。跟办黄四郎也没关系啊？

张牧之:我们是谁?

老汤:土匪！

张牧之:大点儿声。

老汤:土匪!

张牧之:土匪是干什么的？除暴——

老汤:安良。

张牧之:我先安良后除暴不行吗？

75. 夜 外 艳阳楼前

另一条街上。

老二老三刷刷甩手，面具麻袋如猎隼一般飞向各个窗口。

麻袋悠悠，月夜幽幽。各家窗口同样传来惊叫声。

老二老三的视线突然被吸引。

前方艳阳楼的窗口里，窈窕的女人身影，若隐若现。

两人看得入迷。

老二:这个，我认识。

老三:我也认识。那发点儿钱吧。

老三说着就要往窗口扔钱。

老二一把拦住。

老二:大哥说了，发穷人！她不穷。嫖客给的钱数不过来! 老三一听，点头。

老三:那你说，谁算穷人？

老二:穷人？那就得被逼得实儿实女！

老三庄重地指着窗口里的花姐。

老三:她！就是被穷人卖掉的女儿！

老二:对呀！

老二如梦初醒，麻利地开始往窗口扔麻袋，玻璃脆响。

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两人将所有的银锭麻袋都扔进窗口。

转瞬之间，两人的面具被迅速摘掉。

两人一回头，只见花姐竟站在他们身后，一手拎着一个麻将面具。

花姐:原来县长的人，是麻班？

老三:我们，就想给你发点儿钱！

老三说着扑将上去，镜头被捂黑。

76. 夜 内 县衙大堂

老汤:杀！必须的！

老汤一张大脸占满屏幕，神色严峻。

花姐绑立中间，老二和老三左右跪之。

张牧之和其他兄弟们坐在桌前，面无表情。

老汤:她可是黄四郎的人啊！黄四郎要是知道我们是麻匪,这钱还怎么挣？

老五:我们就说自己是麻匪，怎么了？可能事儿办得更好！

老七:唉？！当县长，就是不想让他们知道咱们是麻匪。

老汤:见过麻匪真面目的，必死无疑！这可是你下的令！

老三:(抽出短刀，刀头向下）师爷,第一个见过麻匪真面目的，是你！（手松，刀扎在地上。） 老汤:哎哎哎，这事还没办呢就起内讧！

而且，还，还为了一个女人！

张牧之起身，拔起地上的刀，走到花姐面前。

张牧之:我进城那天，带头敲鼓的是你吧？

花姐点点头。

张牧之:姑娘，贵姓？

花姐:免贵，花姐。

张牧之:不是姓黄吧？

花姐:不姓！是黄四郎把我买来的。

张牧之:嗯，城门口贴的那些告示，知道是什么意思吗?

花姐:通缉张麻子的。

张牧之:我就是张麻子本人。

老汤一惊，众兄弟也都很紧张。

张牧之:你说出去，我们就是麻匪，事儿就不好办； 你不说，我还是县长，就能继续办下去。

花姐，看你的了。

花姐受了惊吓，再也撑不住，直接晕倒。

77. 夜 内 黄家二厅

胡千双手抻着面具，晃着里面的银锭叮铃作响。

胡千:麻匪发的，铁证如山！

萸四郎:用面具的就是麻匪？我们也有面具。

胡千:那……就是县长？

黄四郎:(掂掂钱袋）有钱不挣，发给穷人,(倒出银两）这像是个买官的县长做的事吗？

胡千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。

黄四郎把玩着面具，将胡千的脑袋摁到眼前，一把将面具给他套上。

黄四郎:今天，我要你们扮成麻匪！跟他们一模一样。 他们怎么发，你们就怎么抢！搞乱他们。

胡千:明白！

黄四郎:三步棋必置他于死地。

胡千:老爷，三步棋咱们都已经走完了

黄四郎:是吗？

胡千:逼死小六子，又杀鸡取卵

黄四郎:唉！那是老三步了，现在我要走的是新三步。 第一步，到省城查清马邦德！我总觉得他不像是个买官的县长。起码，不姓马!

胡千:嗯！

黄四郎:胡万的事怎么样了？

胡千:胡万？还没找到。

黄四郎:(拽住胡千的耳朵）你怎么可能说还没有找到!

胡千:老爷你放心，我会去找，继续找！

黄四郎:你晓不晓得，我多么地想他! 黄四郎说得似乎眼里都泛出了泪花。

78. 夜 内 某民居楼梯房间

楼梯口，六个麻匪窜了过来。为首的摘掉面具，正是胡百。

胡百:黄老爷吩咐我们把他们搞乱。

众家丁

知道！

胡百一巴掌打在离他最近的家丁头上。

胡百:知道个屁！看着，看老子怎么把他们搞乱！

说完，胡百戴上面具带头冲了进去。

门被一脚踹开。六个戴着麻将面具的人闯了进来。

屋里，一对夫妻正围在桌前清点着收到的银子。

看到来人，急忙挡在银子前面。

胡百:收到银子了？

男人:(点头哈腰）收，收到了。

胡百:那你打算怎么感谢我们？

男人:怎么感谢都行。

众人大声浪笑。

胡百:你、说的！好！走，过去看看。

男人被其他人按在桌上不得动弹，胡百则走过去，下流地抚摸着女人的胳膊。

胡百:(指着桌子）知道是谁发的吗？

男人:知道。是麻匪爷发的。

胡百: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给你发银子吗？

女人:因为麻匪爷对我们好。

胡百:对你好？（突然把女人按在桌上，撕扯她的衣服和裤子。） 还没好透！

女人惊慌地挣扎，男人怒目而视。

胡百将女人摁在桌子上。另外几个人顺势用枪顶着男人的头，动弹不得。 胡百撩起自己的袍子，对女人侵犯着。

众人:透！透！透！

胡百掏出一个九筒面具，套在女人的脸上。众家丁哈哈狂笑。

79. 日 外 县衙门前

咚咚咚咚！冤鼓震响。

青天大老爷做主啊!

80. 日 内 县衙大堂

麻将面具被摔在桌子上。老汤一脸的愤怒。

老汤:砸了，你们！砸了！兔子都知道不吃窝边草！六个人，还当着人家丈夫，还让人看！呸！恶心！我都关着灯！这种事你们可以花点儿钱嘛！花点儿！哪怕嫖呢！花不了多少钱！哪怕偷偷摸摸的！简直就是土匪，土匪都不如！还说让人家百姓念你们好？ 就是一句话！恶心！钱肯定是挣不着了！恶心！恶心！恶心哪！恶心！

说完，老汤扭头愤然离开。他的声音还从门外传来。

老汤:胚！太恶心！

张牧之盯着一旁的兄弟们看。镜头掠过每个人的脸，大家表情不一。

老七:大哥你是了解我的，我从来不做仗势欺人的事,我喜欢被动。

老三:大哥你是了解我的，以我的习惯，万事不求人。

老四:大哥你是了解我的，如果是我，不会有人活着来告状。

老五:大哥你是了解我的，我老五虽然岁数最大,我、我至今……俗称处男。

老二:别看着我呀！大哥，你是了解我的。

如果我出手，那肌在桌上的应该是她老公。

张牧之:我听出来了，你们都个个身怀绝技。

但是，有人骗了我。

众兄弟:谁呀？谁呀？

张牧之:老汤！这么明显的事儿，一个师爷看不出来？这明明是黄四郎老狗日的找人冒充他今天很反常，心里一定有鬼。

81. 日 内 老汤卧室

晚！门被一脚踹开。兄弟几个率先冲了进来。

兄弟们:老汤，出来！起来！站起来！

张牧之徐徐走进，坐到床上。

张牧之:你最近跟什么人吃过饭？见过黄四郎？ 老汤呆看牧之，一时语塞。一个声音突然从床底传来

老汤儿子:不许动！举起腿来！

张牧之惊觉地站起身来。

张牧之:谁？

床底下，\_个硕大的娃娃脸拿着木头枪对着张牧之。

众兄弟也一惊，举枪。

老汤急忙上前，挡在儿子前面。

孩子！孩子！ 孩子？

我的！

张牧之:(看着床底的人）你是个孩子？几岁？

老汤儿子:八岁！

张牧之:出来。

张牧之把老汤儿子从床底下拉出来，竟然有一米八五。

张牧之:(吓一跳）这他妈是八岁？

众兄弟哈哈大笑。

老汤:没人信！我都不信！三岁跟他妈一样高， 五岁就跟我一样高。八岁就这样了。 孩子突然四处乱踹。

老汤儿子:你妈！你妈！妈！妈！

众人跟孩子玩笑打闹着，突然传来一个女人愤怒的声音。

老汤老婆:(冲老汤）你妈！

话音未落，床后面一个女人钻了出来。

老汤老婆:敢打俺娃！

老汤:你妈！

老汤老婆冲着老汤就过去了。

老汤老婆:你妈！

老汤和老婆互相1 尔妈”起来。

老汤儿子:(推老汤）你妈！

众人又笑。

老汤老婆:你妈！

张牧之:这是你亲妈？

老汤儿子:是我妈！

张牧之:这是你亲爹？

老汤儿子:我家的事关你屁事啊！你妈！

众人再笑。

老汤老婆冲着老汤继续。

老汤老婆:你妈！

张牧之:嫂子！怎么回事？

老汤老婆:(推开老汤）我是来要钱的，不给钱我不走。

张牧之:不给钱不走。

老汤老婆:这个老骗子，八年前在俺山西开矿,骗了钱我就不说了吧，还骗了我的身子。还不讲信誉。

张牧之:嗯。

老汤老婆:他欠一屁股账，拍屁股走了，人家问俺追账,把我六岁的娃给绑了，当人质呢，不给钱就撕票了! 老汤老婆说得双眼含泪。老汤忍不住站出来了。

老汤:那不是我的。

老汤老婆:那就是你的！

老汤:不是我的。

老汤老婆:就是你的！

老汤儿子又冲出来了。

老汤儿子:是你的，我算着日子呢！

众人再笑，戏谑地拍打着老汤。

张牧之一本正经地指着老汤，看着老汤老婆。

张牧之:他骗了人家钱。

老汤老婆 嗯！

张牧之:人家到你那儿去要账，把你的小儿子绑架了。

老汤老婆:绑架了！

张牧之:不给钱就撕票！

老汤老婆:撕票，所以我要钱呢！

张牧之:(点头）给钱！嗯 钱，石头！

老三立刻把两颗钻石塞进张牧之手里。

老三:我这儿!

张牧之:嫂子，初次见面，不成敬意。

张牧之把那两颗钻石放到老汤老婆捧着的木盒子里。

老汤老婆:石头我不要，不给钱我不走！

老汤:你个傻……这比钱值钱！这是宝石！

老汤老婆:啊！真的！（拉起儿子）明天我们就走！

张牧之:(对兄弟）先带嫂子去吃饭！老汤，让嫂子再待几天。 老汤老婆:狗日的你这回姓汤了？百家姓全让你姓遍了！

张牧之:(对老三）拿点儿钱给门口的姑娘。

老三:大哥，那事明明不是我们干的。

张牧之:毕竟是县长嘛。去吧。

老汤目送老婆儿子及众人出门，回头正要感谢。 张牧之枪顶老汤，顶到门上。

张牧之:知道我最恨什么？

老汤:骗人。

张牧之:你今天做了什么？

老汤:又骗了你。

张牧之:我亲手枪毙过七个骗我的，你是不是第八个?

老汤:应该不是，钱还没挣到呢。

张牧之:等我挣到钱，我再枪毙你。

老汤沉默。

张牧之:我没想明白为什么舍不得杀你。但我会想明白的。 —旦想明白，我就立刻枪毙你。

老汤仍沉默。枪管咔嗒一响，张牧之抽枪离去，出画。

老汤舒了口气。枪管突然又顶了回来。

张牧之:(OS)我可能突然想明白！

82. 日 内 艳阳楼

一张白纸。

随铅笔游移，出来一个拙劣的自行车。

老二:(OS )自行车。

花姐:(OS )这就能骑？

老二:啊！我们在上海骑过！

花姐:你们俩去过上海？

老二:浦东！

花姐:不信，骑上准倒！ 哼，来！试试！

老二老三搭成一辆人肉自行车。

老二:上来。

花姐看着好奇，一下跃上。

老三:走，坐好了!

人肉自行车随即飞奔起来。

这一切映在了一个帘子上，帘子被刷地撩开。

撩开的同时，出来一句声音。

黄四郎:(OS ) Bicycle!

黄四郎一票人突现在帘后。

黄四郎:Bicycle!可是，肉的Bicycle!我来错地方了？

我来的不是时候？

三人站起，刚才的欢乐劲儿戛然而止。

黄四郎:接客。

花姐:他们俩都是。

老二:哎，我们可是先来的。

黄四郎:(和蔼地）付钱了吗？ Bicycle能算钱吗？

(冲花姐）送客！

花姐:上次我给过您很多钱。

黄四郎:什么钱？窗户外边扔进来的银子？

那不是麻匪扔进来的吗？难道他们俩是麻匪? 黄四郎双眼圆瞪，气势逼人。

老二老三绷着劲儿，一言不发。

花姐:他们不是麻匪，他们是官府的人！

黄四郎突然揪住花姐的头发。

黄四郎:你敢拿麻匪的钱给他们付账？！

老二:别废话！先把人放了，快点儿！

老二老三瞬间举枪，众家丁的枪也咔咔全部举起，绷成僵局。

黄四郎略松了点儿手，但未全放。

黄四郎:(看老二）英雄救美！（又看老三）英雄救美…… 老二老三一顿，想开枪却实在不能。

花姐赶紧解围。

花姐:……就算他们是英雄，我也不是美人,就算我是美人，他们也不是英雄。

黄四郎松了手，哈哈哈一阵放肆的狂笑，家丁跟着哄笑。

黄四郎笑声未尽，花姐已经端来一个洋气的盒子，跪在黄四郎面前。

花姐:老爷，毕竟他们是客人，今天晚上的钱我替他们付了。 您不是常教育我们吗？客人永远是上帝，您说对吗？ 黄四郎盯着花姐半响，花姐勇敢地带笑直视黄四郎。

黄四郎:对！对！

黄四郎打开花姐捧着的盒子，看了一眼又关上，示意胡千拿走。

黄四郎:这就不是英雄救美了，是美救英雄！

您哪，快成小凤仙儿了。

黄四郎把盒子交给手下，然后起身离去，众家丁跟随。

老二老三放下枪，老三相当气恼。

老二:(对花姐）你得罪他了！

花姐:黄四郎不用得罪。他想让谁死，谁就得死！

老三:(自言自语地）我刚才干吗不一枪打死他呢？

我一枪打死他不就完了吗？

老二:别傻了！大哥说了，留着他是要弄他的钱！

花姐:既然想弄钱，那……你们干吗到处发钱啊？

三人对视。

三人:为什么呢？

83. 夜 内 县衙大堂

兄弟们更是进进出出，像过年一样喜庆。

张牧之一边扣衣服一边回头问。

老七举着一把伞走过来。

老七:这色儿行吗？

张牧之:把伞拿开。

老七放下伞，只见脸上涂得五颜六色，有些滑稽。

张牧之:红倒是够了，你，你过来。

老汤在一旁坐着吃东西，看着这些热闹，一言不发，有些摸不着头脑。

张牧之:先是绿，再弄红。

老七:哦哦哦，明白！

张牧之:明白这意思吧？

老七:明白明白！

老二走过来，站在张牧之面前。

张牧之:你把那锁好了啊！

老二:哎！

张牧之:带上铁锹！

老二:知道了。

张牧之:六把铁锹。

老二:知道了！

老三梳着头走过来，脸上也是一片颜色。

老三:大哥你看我？

张牧之:头不用梳了，脸够红，你过来。

老三走过来。老汤站在一旁看着，又想问，又不知道该怎么问。

张牧之:死人的脸是绿的，加上别的颜色，然后再变成这种红。 老三:明白了！

张牧之:明白了吧？

老七边往脸上涂色边走过来。

老七:绿。

张牧之:你过来。

老七走近。

张牧之:绿在底下，加上那个再变成这个就对了！

老七:哦，明白了！

张牧之:明白吗？

老二举着两把铁锹回来。

老二:是这样的铁锹吗?

张牧之:多短？

老二:能装包里。

张牧之:哦，装包里。 快去啊，六把啊。

老汤终于忍不住凑了过来。

老汤:去哪儿啊这是？怎么还扮上了？不是要跑吧？ 张牧之:(哈哈一笑）你去不去？我们去发钱。

老汤:糟践东西。不去！

张牧之:不去是吧？

老汤:不去！

张牧之点点头，站起身走到老汤面前。

张牧之:那我告诉你，我这次去，可能回得来，也可能回不来。 我要是回来你就跟我跑，我要是回不来,你就自己跑，跑得越远越好。

老汤有点儿慌。

老汤:去，去哪儿啊？不是发钱吗？

张牧之:是发钱！（拍着老汤的肩膀，四周看看，压低声音。} 还有，半夜的时候，可能有人来找你。

老汤:谁？谁找我？

张牧之:到时候你们就慢慢聊。他要找你聊什么,你就跟他聊什么。他怎么聊，你就怎么聊， 但是，要慢，沉住气。越慢越好。

老汤:到底谁找我？

张牧之:来了你就知道了。走！

张牧之带兄弟们出门。老汤一脸困惑。

84. 夜 内 黄家三厅

画面横移，一个麻将脑壳朝镜头移动。

黄四郎:(OS )你亲眼看见了？

胡千:(0S )我亲眼看见了！

麻将脑壳转了个身，露出黄四郎的脸，原来他是背着走路。

黄四郎:你亲眼看见县长亲自带队出发？

胡千:我亲眼看见了！

黄四郎:你亲眼看见县长亲自带队出发去发钱了？

胡千:我亲眼看见了！

他戴的是几筒？

九筒！

黄四郎:(兴奋）好极了！今晚不抢钱，杀人!

胡千:杀谁？

黄四郎:戴九筒的县长！ 几个家丁立刻扯下面具。

胡千:(狡猾一笑）杀县长不用戴面具！

您等着验尸吧I老爷，我们去了。

黄四郎:回来！全给我戴上！麻匪火拼，县长暴死。 听着多么顺耳！

85. 夜 外 鹅城街道

疾风掠过，张牧之六人戴着面具，飞奔于长廊，从巷口闪过。 面具麻袋坠进玻璃窗的声音——脆巴、悠远。

胡千等六人在巷口的树影中隐藏。

胡千:看清楚了，他们领头的戴几筒？

黄家丁:九筒！

胡千:(把自己的四筒面具一扣）全换成四筒！

众家丁纷纷套上四筒面具。

胡千:四筒是自己人，其他人全打死！

街道另一边，张牧之等人也停下。

张牧之摘下面具。众兄弟也摘下面具。

张牧之:那边领头的戴的是几筒看见了吗？

老三:四筒。

张牧之:那咱们应该戴几筒知道吗？

老三:知道！

月光下，街道悠长，胡千六个人冲出去。

胡千:先弄死九筒！走！

忽然丁零当啷\_通猛响，胡千的人被冲撞倒地。

——真麻匪与假麻匪撞到了一起。

所有人慌乱站起身的时候，已经是十二个麻匪了。

衣服一样，面具相同，全是四筒，敌我难辨。

全部人都枪指别人的头顶，死死瞄准。

众人弓着腰，绷住，僵持。

—-除了呼吸声，什么声音也没有。

86. 夜 内 县衙大堂

"刷”一根火柴亮起。

火光映出老汤的脸，摸索着寻找灯芯。

在他的对面，黄四郎的脸竟出现了。他正端坐在老汤对面。

老汤:(惊了）黄老爷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

黄四郎:县衙我不能来吗？点上。

老汤手一颤，点着了灯芯。

黄四郎:你们玩空城计，我就趁虚而入。坐。

老汤颤颤巍巍地坐下。

黄四郎:师爷，县长呢?

老汤还是不说话。黄四郎也不勉强，冷冷一笑。

87. 夜 外 鹅城街道

众人还是弓着腰，绷住，僵持，造型与刚才的完全一样。 天空响起闷雷，下雨了。

黄家人甲:都是四筒，下不了手啊！

黄家人乙:下不了手！

黄家人甲:打雷天站在雨里头，有点儿不讲究。

黄家人乙:太不讲究了！

黄家人甲:那改天再约！

胡千:撤吧。

张牧之:撤!

胡千:怎么撤？

张牧之:从哪儿来回哪儿去。

胡千:好，从哪儿来回哪儿去。

张牧之:—、二、三，撤！

两伙麻匪分别缓慢地移动脚步，向后退去，隐入两条窄巷之中。

突然空中一道闪电，咔嚓一声炸雷。雷声未停，双方同时幵火，枪声大作。

黑暗中，胡千的声音响起。

胡千:都活着？

众家丁:活着！

胡千:报数！

众家丁:四！五！

胡千:怎么就五个？

一家丁:加你六个。

胡千:走！看看去！

黑暗中，胡千猫着腰露头了，后面五个家丁跟着，逡巡着向另\_头缓缓迈进。 六个人走进另一面的黑暗处。

突然，磅！磅！两声枪响。紧跟着众人七嘴八舌的声音。

胡千:怎么回事9

一家丁:枪走火了！被尸体绊了一下。

胡千:查查！ 一共几个？

—家丁:三个！

一家丁:四个！

—家丁:七个！

胡千:放你妈的屁！ 一共才六个人！

—家丁:六个！是六个！

胡千从黑影中跑出来，边跑边说。

胡千:看住了！谁也不许动！我去报告！

89. 夜 内 县衙大堂

县衙大堂里穿堂风猛灌，灯影摇曳。

远处枪声传来，黄四郎面露喜色。

黄四郎:听！枪一响，就有人死；有人死，就有人哭；

人一哭，就要说心里话。说吧，你至少有三句话要说。 老汤听得一阵纳闷，开始紧张。

老汤:我不该拿你的钻石送人！

一个家丁跑进，与黄四郎低语。

黄四郎:(听完，悠闲地冲老汤）不是这句。

老汤心下如焚，急中生智。

老汤:杀人诛心，是我说的！

黄四郎:(听完\_笑，循循善诱地）也不是这句。

老汤慌不择路，抄起惊堂木一通猛拍。

老汤:鸿门宴要是我们请就好了！

黄四郎:鸿门宴？

老汤正要回答。

胡千冲入大堂。

胡千:老爷！

胡千附到黄四郎耳边。

黄四郎:听不见。

胡千:老爷！城里麻匪火拼，死了六个！

黄四郎:听不见！

胡千:(大喊）城里麻匪火拼，死了六个人！咱们的人安然无恙！

老汤一惊。

黄四郎:(故作懵懂）哦……哦……Let's go!

90. 夜 外 鹅城街道

雨中，六具尸体并排，都戴着麻将面具。

随着雨声，一把黑色的油布伞入画。伞下，黄四郎和老汤并肩而立。 老汤早已经魂不守舍，看着尸体，又悲又急。

黄四郎缓缓走到第一具尸体前。

黄四郎:(指着尸体）师爷，来来，请。

老汤退了两步，摇头拒绝。

黄四郎:或许是你的恩人哪。

老汤:您才是我的恩人。

黄四郎:(哈哈狂笑）既然我是你的恩人，那就听恩人的话， 揭开看看。去吧，看看！来，照上，照上！

老汤颤颤巍巍地上前，扯下麻将面具。

老汤:(一惊）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

黄四郎走上前低头一看。这具尸体，不是张牧之，而是胡万。

黄四郎:唉！胡万！

胡千:胡、胡万？

黄四郎:怎么会是胡万？ 胡

千:嘿，怪了！

胡百:四筒啊！

黄四郎愤懑而羞辱，上前刷刷扯下了其余五人的面具。 果然都是胡万那五个假麻匪。

黄四郎:全是黄家的人！

黄四郎枪指胡千、胡百。

黄四郎:麻匪呢？麻匪呢？麻匪呢？

张牧之的声音低沉地响起。

张牧之:(OS)胡万，就是麻匪！麻匪，就是胡万！

老汤和黄四郎极目四顾，但是街道上却不见一个人影。

张牧之的声音再次传来。

张牧之:(OS)杀县长夫人，绑架豪绅，祸害鹅城百姓,就是你黄老爷家的胡万！我说你为什么不出钱剿匪， 原来你是贼喊捉贼啊！

张牧之的脸从阴影中无声地渐现。他们都举着伞，一时间看不清楚。 老二等五人随之从黑影里出现，左右护住牧之——气势骇人。

黄四郎一众都吓得不敢说话，张牧之死盯着黄四郎。

张牧之:你拿枪指着我！你拿枪指着我！你想跟我火拼？ 远处传来沉闷的滚雷。张牧之朝黄四郎的枪口步步逼近。

黄四郎的表情几番变化，突然面目一拧，怒气横生,冲着地上的胡万疯狂轰击。

镑磅磅磅磅！

黄四郎:(狂吼）你们看到了没有！这就是当麻匪的下场！

就算是我亲爹也得死！死有余辜！早晚！

张牧之:麻匪胡万又让黄老爷枪毙了五回。大义灭亲？杀人灭口？杀人灭口，你就是麻匪的头子张麻子！要是大义灭亲，那好办！你出钱，我剿匪！

黄四郎:(恨恨地）好啊！（举手作揖）三天之后， 一定给县长一个惊喜。

张牧之的目光转向老汤。

张牧之:汤师爷，他是胡万的恩人，现在又成了你的恩人。 你给翻译翻译，什么叫惊喜？翻译翻译，什么叫惊喜?

老汤:这……这还用翻译？都说了……

张牧之:(怒）我让你翻译给我听，什么叫惊喜？

老汤:不用翻译，就是惊喜啊！

黄四郎:难道你听不懂什么叫惊喜^

张牧之:(盛怒）我就想让你翻译翻译，什么叫惊喜！

看着越来越怒的张牧之，老汤吓得语无伦次。

老汤:惊喜嘛……

张牧之:(暴怒）翻译出来给我听，什么叫惊喜| 什么他妈的叫他妈的惊喜！

老汤:(对黄四郎）什么他妈的叫惊喜啊?

黄四郎:(声嘶力竭地）惊喜就是三天之后,我出一百八十万给你们出城剿!接上我的腿! 明白了吗？

老汤:这就是惊喜呀！

张牧之:翻译翻译!

黄四郎和老汤目瞪口呆池看着张牧之。老七等兄弟戏谑地笑着。

老汤:惊喜就是三天之后，给你一百八十万两银子出城剿匪,接上他的腿。

听完这话，张牧之突然态度急变，冲黄四郎点头一笑伸手相握，语气温和。

张牧之:大哥这是惊喜啊，小弟我愿意等你三天。

黄四郎:(假笑）好。

张牧之突然又变得严肃地把老汤一把从黄四郎身边拉到自己身边。

张牧之:(对黄四郎）黄老爷，汤师爷是我的至爱,你可不能夺我所爱啊。

黄四郎:了然，了然C

张牧之带着弟兄们，拉着汤师爷转身离开，还跟他一副打情骂俏的样子。

黄四郎看着他们的背影，面目狰狞。

91. 日 外 鹅城城墙

六子的墓前。张牧之左手抓着六子的墓碑，右手搭着老二的肩膀。

面色沉重。

张牧之:六子，事已经办了九成了。算七成吧。

现在我就派你二哥出城，到青石岭去接应我们。

剩下的事我会说到做到。（看老二）你明白了吧？

老二:明白！

老二说完，戴上帽子就离开了。

张牧之继续盯着六子的墓碑。在一旁给夫人上坟的老汤凑过来。

老汤:—百八十万两银子到手，我觉得六子的仇算是报了。

张牧之:我觉得啊！

张牧之看老汤一眼，没说话。

老汤:不光六子，夫人的仇也算报了。

张牧之还是没说话。

老汤:你——不会真跟黄四郎玩命吧。恩人哪-

张牧之:我不是你恩人，黄四郎才是你的恩人。

老汤:你是恩人，他不是!

张牧之:你当时真的以为我死了吧？

老汤:没有，绝对没有！

张牧之:没有？

老汤:从没这么想过！

张牧之搭上老汤的肩膀，两人边走边说。众兄弟在附近守望。

张牧之:你啊，你啊

老汤:我可真算服了你了！狸猫变太子！咯噔！变出一胡万来！别说黄四郎想不到,连我这个自己人都想不到！大手笔！

张牧之不说话。

老汤:可是，我有一事不明。

张牧之:说。

老汤:六具尸体！这么长的距离，那么短的时间,还抹着红脸蛋，你们是怎么搬来的？我跟黄四郎可是一路小跑过来的。你们搬着六个人， 来不及呀！

张牧之:我为什么要把人埋在衙门呢？我把人就埋在了那儿.

老汤:啊？

张牧之:人埋在哪儿，我就事儿出在哪儿！事儿出在哪儿！黄四郎就得跟到哪儿！

老汤:那你真是张麻子啊！

张牧之:坐！

张牧之拉老汤坐下。

老汤:好名字！兖州牧，豫州牧……牧之，令尊是望子成大器!

张牧之:从讲武堂出来，我追随过松坡将军，给他做过手枪队长。

老汤:那年你多大？

张牧之:十七。

老汤:少年得志啊3

张牧之:后来泸州会战，将军负了伤……

老汤:莫非背将军突出重围，击毙追兵七十四人的那位双枪手,就是恩人?

张牧之:再后来将军死在了日本，我，回来了。正碰上军阀混战，天下大乱，我只得浪迹江湖,落草为寇。牧之也被叫成了麻子。

老汤:可惜啊！多好的一个牧字。

张牧之:人们不愿意相信，一个土匪的名字叫牧之,人们更愿意相信叫张麻子。人们特别愿意相信他的脸上应该长着麻子！

老汤:(感叹地）这人也真够操蛋的。我的故事却是这样。 那年我也十七岁，她也十七岁……

张牧之:停！我不愿意听你的故事。

老汤:哎哎，我一般不跟人说心里话，这都到嘴边了,你不能让我咽回去吧？

张牧之:咽回去吧，因为你说出来也是假的，你是个骗子。

老汤:我

张牧之:云!

老汤:云？

张牧之:云！那片云，我见过。三十年前

老汤:哦。

张牧之:这说明什么?

老汤:说明你要……东山再起！ 张牧之微笑地看着老汤，不说话。

老汤:峰回路转！

张牧之依旧不说话。

老汤:功成名就! 张牧之拍拍老汤的肩膀。

张牧之:说明……要下雨了<

92. 日 内 黄家二厅

画面绕着椭圆地雷缓缓旋转。

黄四郎的声音响起。

黄四郎:(OS)北国我不知道。在我南国，这样的珍藏版地雷，只有两颗。 画面继续环移，后景露出黄四郎的脸。

黄四郎:Made in USA,—九一〇。膨！一响，它就没了,所以，不带走几条人命，那就是卑鄙的浪费！

画面中地雷浑圆，后景露出虚乎的假麻子，一脸麻子。

假麻子深沉地点头。

假麻子:那么，另外一颗地雷呢？

黄四郎:炸了！

假麻子:炸了？

黄四郎:辛亥革命的第一响。

假麻子:哦，我知道了，炸在辛亥这个地方了。

黄四郎:(暴怒）辛亥不是个地方，是一种革命！

假麻子:您要早这么说我就了然了。那还是说说这颗吧。 黄四郎:谁让你问那颗的! 黄四郎微微撇嘴。

黄四郎:所以，它要炸得惊天，还要动地，还要泣鬼神! 假麻子:了然。

黄四郎:选个好地方，选个好时辰。

假麻子:那么，炸谁？

黄四郎:你应该问，炸在哪儿。

假麻子:炸在哪儿？

黄四郎:剿匪的路上。

假麻子:哦？这么快又要剿匪了？那这回我能多分点儿吧？

黄四郎:你要是真的张麻子，钱都给你。可惜——

假麻子:了然！我是假麻子！老爷给多少那是对我的恩赐！ 那么，什么时候炸？

黄四郎:什么时候炸那是第三步。且让我把第二步慢慢走好。 去吧！

假麻子捧着地雷离去。

93. 日 内 县衙大堂

张牧之坐在椅子上，弟兄们除了老三都拿着枪，站在张牧之身后。

枪指着张牧之的对面。

镜头渐渐移动，花姐的右手持枪冲着牧之，左手还持枪顶着自己的头。

张牧之:(OS)都别动！让她说！

花姐:(泪流满面，没有哭）老二不辞而别,老三又要走了，我们活活地被你、们拆散了！

老汤:女侠，你是为了老二还是为老三？

花姐:(枪指向老汤）闭嘴。

老汤当即右手捂嘴。花姐又把枪朝着自己。

花姐:都是！

张牧之:你左手的意思我懂，右手的意思我也懂,两只手这么待着，我看不懂。

花姐:要么成，要么死。

老汤:AB型！

花姐:闭嘴！

花姐又把枪指老汤，老汤又捂嘴。

老汤:(小声）我读过日本一本血型的书，典型的。

花姐:闭嘴！

张牧之:你们都坐下，我再跟她聊聊。

弟兄们都放下枪，坐了下来。

张牧之:你是被黄四郎买来的？

花姐:对！

张牧之:他打过你吗？

花姐:打过。

张牧之:我打过你吗？

花姐:没有！

张牧之:你恨他吗？

花姐:恨。

张牧之:恨我吗？

花姐:不恨。

张牧之:(突然厉声那你不拿枪指着他？你拿枪指着我

花姐被张牧之的话吓得一激灵。

花姐:因为你是好人。

张牧之怒气腾腾地站起身来。

张牧之:什么！

众人也都一惊，不敢说话。

张牧之:这是什么狗屁道理？好人就得让人拿枪指着？

花姐无言以对。老三想站起来圆场。

老三:花姐，大哥说得对……

张牧之:回来！坐下！（用枪指着兄弟们）你们这群王八蛋， 我让你们把钱发给穷人，你们发给一个女人？

老汤:我说什么来着9没人听啊！

张牧之:(枪指老汤）闭嘴！天生的老骗子！

你时时刻刻想骗我！跟黄四郎勾勾搭搭！

一个土匪碰见一个恶霸，多么简单的事！

让你们给弄成这么烂七八糟的！

(回头看花姐）你还敢拿枪指着我7 张牧之怒得吓人，花姐强自镇定。

花姐:不敢拿枪，当不了麻匪。

我敢拿枪指着你，我胆儿大吧。

张牧之无语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

张牧之:你们他妈的谁给她出的这个主意？

(枪敲桌子）谁？

兄弟们吓了 一跳。

老三:我就是跟她说着玩的。

众人笑，气氛缓和。

张牧之看着花姐，不解。

张牧之:这么说，你是想当麻匪？

花姐:(放下枪）对呀！我想跟你们一块儿发钱,把钱袋子扔进窗户里，听他们笑！

张牧之放松下来，坐回椅子。

张牧之:你现在就是了。

花姐:我还没准备好呢。

张牧之:不用准备！（回头看兄弟们）你们都准备过吗？

众兄弟:没有。

张牧之:(看着老汤）你准备过吗？

老汤:没有啊。我吃着火锅唱着歌，扑通一声掉水里,出来就到这儿了。

张牧之:我们要离开鹅城，你就留在鹅城。

花姐:不！

张牧之:当麻匪要听命令。

老三:大哥说得对……

(见张牧之瞪着自己）刚才说得也对

众兄弟嬉笑。

张牧之:我有个很重要的事交给你，我看你挺合适。

94. 日 内 黄家二厅

胡千凑在黄四郎跟前，从信封中掏出几张厚纸,把其中一张带照片的递到黄四郎面前。

胡千:这就是惊喜！第二步不用走了，直接就可以第三步丨 黄四郎看着文件，喜形于色。

黄四郎:果然是个惊喜。果然他不姓马！

黄四郎拿着照片在窗前走了两圈。始终不露照片内容。

黄四郎:有了这个惊喜，我的第二步就能走得更加悠然。

胡千:悠然？盗官欺爵，放在前清，满门抄斩！老爷，你等着，我这就一枪崩了他！

黄四郎:No!他们死以前，我还要好好地耍耍这两只猴！

胡千:我的老爷，这两只猴子不值得您耍！

黄四郎:要耍！一定要耍！！不耍猴，我怎么挣到两大家族的钱? 不耍猴，他们怎么心甘情愿地剿匪？

不剿匪，他们怎么能踩到地雷呢？

95. 日 内 六子卧室

替身一张大脸，惶恐不安。他被绑在一张竖着的大床上。

替身:我不是他，我不是他！

张牧之、花姐和老三从楼上走下来，站在替身对面。

张牧之:黄四郎有个替身，跟他长得一模一样。

我弄不清楚这个是黄四郎，还是他的替身。帮我去看看。 花姐想了片刻，突然冲上前，用双枪扯开替身的衣服。

花姐盯着黄四郎的胸膛。

花姐:假的！他不是黄四郎。

替身:我已经跟你们说过我不是他！我真的不是他！

花姐:肯定不是。

替身:放了我吧，放了我!

张牧之:那好，你帮我们看住他，等我们回来，就用你手里的枪，看着他!

花姐:我不会用枪！

张牧之:老三，你教教她。

老三掏枪，扳动枪机，砰的一枪。吓得替身直缩脑袋。

张牧之:我让你教她！

不等老三答话，花姐看着老三，学着扳动枪机。砰砰砰砰。

花姐一脸兴奋。替身惊呼连连。

96. 日 内 县衙大堂

画面一左一右两张脸，一个是张牧之，另一个是马邦德的照片, 下面写着五个字"县长马邦德"。

黄四郎:这照片是你吗？

张牧之:是我！

黄四郎:是吗？

张牧之:是！（看了一眼照片）那时候我还很瘦！

黄四郎:这就不是你！

张牧之:你说他不是我

黄四郎:不是！

张牧之:我说他也不是我！这根本就他妈不是我!

黄四郎: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！

照片犹在，牧之已走。

张牧之:(生气地）我还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呢！花钱买了个县官，我总得有个证件吧？

我去照相馆照相，取照片的时候，他们给我的就是这张。 我说这不是我，他们说这就是你！我说他不是我！他们说这就是你！没办法，我就把它贴在这儿了。

黄四郎:哦！是这样？

老汤:哦什么呀？这明明是我！(拿起照片放在自己脸旁）我才是马邦德！

黄四郎:哦？是这样！

老汤:是这样。我进城以前遇见麻匪，幸亏有他，才逃过一劫。 我一想，索性让他假扮县长，锻炼锻炼。

我垂帘听政，落个清静。毕竟是自家外甥嘛。

张牧之:三舅，这话能跟他说吗？

老汤:闭嘴！去给黄老爷赔罪！

张牧之不情愿地走过去。

张牧之:三舅，我叫他什么7

老汤:四郎嘛……你应当叫他……

张牧之:黄四舅，小弟胡言乱语，多有冒犯。

黄四郎:(哈哈大笑）既然是晚辈，就不跟你、计较了。去吧。

老汤:退下！退下!

张牧之臊眉耷眼地走出门，站在门外东张西望着。

老汤:黄老爷见笑。马某走南闯北，在九个地方做过县长,靠的就是以假乱真、鱼目混珠之章法。

黄四郎:那日我夜访县衙，问了马县长三个问题,县长吓得要尿裤子。这算哪路章法？

老汤:惭愧惭愧！那是我跟我外甥的暗号。第一句，我不该把钻石送人。是通知他们准备行动。

第二句……

张牧之:(门外）我三舅一说杀人诛心，我们就把胡万请了出来。

黄四郎:第三句，你三舅一说鸿门宴，你们就把尸体摆好了？

张牧之:没错！

黄四郎:那么，马县长——

张牧之:(答应）哎！你说。

老汤:(怒不可遏，拍案而起，指着张牧之。）叫我哪！退下！退——下！

张牧之不说话，退到一旁。

老汤:黄老爷继续！

黄四郎:我刚摸清你们的底细，你们就不打自招。太巧了吧？

老汤:诶——有道是:展颜消宿怨，一笑泯恩仇啊……

黄四郎:想跟我和解？

老汤:嗯！

黄四郎:既然和解，那前面的账先算清楚！

老汤掏出一把枪放在桌上。

老汤:你通死六子。一条人命。

黄四郎掏出三把枪。

黄四郎:胡万武举人孙守义，三命抵一命。你欠我两条。 老汤把其中两把枪拿走。

老汤:胡万和武举人是假死。老子还赔了个夫人。

黄四郎把两把枪放进去，又放进去四把。

黄四郎:你们杀了胡万他们六条人命！

老汤:老子杀的是你的狗腿子。

黄四郎:什么是狗腿子？今天伺候你，明天就能杀你！ 你杀的是谁？是我的老婆和儿子！

张牧之:(背对他们）妇女和儿童！

黄四郎:好啊！我的替身呢?还给我，前面的账一笔勾销。

张牧之:撕票了。

黄四郎闻言大怒。

黄四郎:哪个王八蛋让你撕的？

张牧之:你个王八蛋让我撕的！

黄四郎大怒，猛然举枪对准张牧之。

张牧之举枪也对准黄。双方弟兄也都拿枪指着对方。

张牧之:开枪。你先开枪，我也能先打死你。

老汤上前，一脚踹在张牧之屁股上。

老汤:放下！

张牧之屁股一闪，躲了几步。

张牧之:开枪啊，你先开枪，我也能先打死你。

老汤:把枪放下！我数三下。一！二！三！！

张和黄仍举枪。

老汤:为了一个替身？砰砰两枪！两位英雄就都死了？！ 糊涂！（冲着黄四郎）老黄，你先放下！

他不懂事儿，你也不懂事儿啊？

老汤摁下黄四郎的枪。张牧之也放下枪。

黄四郎:(指着老汤）你最不懂事！

老汤一愣。

黄四郎:你们什么时候走？什么时候出城剿匪？

张牧之:走不了。钱不到手出不了城，出不了城，剿不了匪。

老汤:黄老爷，您说话不算数啊！鸿门宴上说得好,你带头出钱，再套出两大家族的钱来。可是你不但不出钱，还扮成麻匪跟我们打来打去。两大家族看笑话还来不及，怎么出钱？不仗义啊！

黄四郎:错！你们看见的麻匪，是我扮的；我看见的麻匪， 是你们扮的。可是他们看见的麻匪，他们以为是真的! 现在正是让他们出钱剿匪的好时机！

只要我出钱，他们一定会出！

老汤: 你的钱呢？

黄四郎:起来！起来！

老汤懵懂起身离开。黄四郎示意，胡百走进来。

胡百带着枪，被站在门口的张牧之一下子缴获。

胡百也不迟疑移开椅子，梆地跺下一脚，地板顿时竖起。

随之缓缓开启，只见白花花的银锭满满当当。

黄四郎:早已经为你准备好了。

老汤:啊？

老汤跨步上前就看。

黄四郎:鹅城到处都是我的钱。

老汤:都在这儿？

黄四郎:这只是一半。我们想挣多少，他们必须出多少！

张牧之:(凑到门口）三舅，有诈！

黄四郎:诈？炸？！怎么炸？

张牧之:来回这么多趟，死了这么多人，他一分钱都不出! 他今天怎么突然出了这么多钱？

黄四郎:你觉得突然？

张牧之:太突然了。

黄四郎:我也觉得突然，想知道吗？过来。

黄四郎:我要——当——县长。

老汤:你？

黄四郎:我做不了县长？我不像个县长？

老汤:像！我们一走，你就上任鹅城7

黄四郎:(不屑地）鹅城?买一个县的那是你,我买了六个县的县长！我一个人当不过来，所以 黄四郎看了张牧之一眼。

黄四郎:出去！

老汤:退下！

张牧之转身离开，黄四郎和老汤凑到了一起。

黄四郎:老马，你来帮我当三个县的县长。

老汤:好啊！这事我拿手。

张牧之着急伸头张望。

老汤:那你是想站着？还是想挣钱？

黄四郎:我想挣钱，你可以跪着。

张牧之:哎，等会儿！那，那我干什么呀？ 黄四郎看一眼老汤，伸手指着张牧之。

黄四郎:你嘛！来当一个假的张麻子！

张牧之:(伸出大拇指，喜笑颜开地）好啊!

97. 日 外 鹅城小广场

洋乐队的音乐轰然响起。号声吹响，鼓乐齐鸣。

随音乐，张牧之，黄四郎、老汤和两大家族依次步上高台。

鹅城小广场，百姓人头攒动。几十名剿匪士兵严阵以待。

罗马柱上剿匪大会的横幅迎风招展。

几人分别向几个方向挥帽致意，赢得台下百姓一阵欢呼。

黄四郎:自宣统皇帝退位以后，鹅城一共来过五十一任县长。

他们都是王八蛋，禽兽，畜生，寄生虫。

但是这位马邦德县长，他不是王八蛋，不是禽兽,不是畜生，也不是寄生虫。他今天亲自带队，出兵剿匪， 他是我们的大英雄！

黄四郎讲话的时候，张牧之的头偏向一边。

说完黄四郎带领众人鼓掌。

黄四郎:师爷，请！

老汤: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安得猛士兮走四方！麻匪，任何时候都要剿！不剿不行！你们想想，你带着老婆，出了城，吃着火锅，还唱着歌， 突然就被麻匪劫了。所以，没有麻匪的日子才是好日子! 县长，请！

老汤讲话的时候，张牧之的头偏向了另一边。

张牧之起身，从怀里掏出一打演讲稿，边嘟嚷边上去。

张牧之:一个骂了官，一个骂了匪。

张牧之走到前面站定，煞有介事地咳嗽了一声。

张牧之:出发！

98. 日 外 青石岭小树林

车队轰隆而过，满载银锭枪支。

车队末尾，牧之、老汤策马并行。老汤看着银锭，忍不住笑起来。

老汤:恩人，给你看个宝贝。

老汤说着，从兜里掏出一张委任状。递到张牧之手里

张牧之:这不就是委任状吗？

老汤:宝贝。

张牧之:(―笑）是宝贝。

老汤:念念，念念。

张牧之:兹委任马邦德……怎么了？

老汤:后面！

张牧之:中华民国八年八月……

老汤:念你没念过的字，当中！

张牧之:兹委任马邦德为康城县长，哎，等会儿 老汤哈哈大笑。

老汤:乐死我了！

康城？不是鹅城吗？

张牧之:从来就是康城！

张牧之:好小子！

老汤:怨你啊！你把我泡水里，一九筒扣脸上,闹钟咔咔咔响，吓死我了！我灵机一动，让你去鹅城。

张牧之:这鹅城和康城有什么不一样啊？

老汤:康城富饶，鹅城凶险。

张牧之:那你为什么让我去啊？

老汤:你牛呗，劫火车！告诉你啊，你进了鹅城就有两种情况！第一，你进城就被黄四郎弄死，我马走康城，从容上任; 第二，你有种，咱俩办了黄四郎，就像现在这样！

张牧之:好！说得好马邦德。你这个骗子！早晚有一天你会被张麻子一枪崩了！

老汤:你崩了我？你舍不得。

张牧之:你还真相信我就是张麻子?

得意忘形的老汤傻了。

老汤:啊？

张牧之:啊？

老汤:你要不是张麻子，这山上可就有真麻子。

张麻子一来，你我可就没命了！

张牧之看着老汤，微笑不语。

突然枪声四起，让队伍猝不及防，有人中枪落马。

麻匪

有埋伏！

老汤慌张地伏在马背上。

老汤:张麻子！张麻子

佛佛拂，枪声砰然爆响。有马中枪，银车翻倒，银子洒满一地。 张牧之和老汤身边三个兄弟应声跳马。

张牧之飞身一跃，将老汤扑下马背。

两人砰然落地。

整个树林一个敌人都看不见，只有子弹从各处射来。

牧之从树缝里向前看去。

兄弟们下意识地护住银车，瞬间死伤一片。

—-剿匪大队毫无反击的可能。

老五突然从树杈后扑过来。

老五:大哥！好像有人冒充你，伏击咱们！

张牧之:告诉弟兄们，散开。别开枪，往山顶上跑。 老五嘴巴一咧，哨音尖叫。（大哥有令:散开，别开枪！）

(冲上山顶，抓他们的头！）老五吹完闪身奔去。

99. 日 外 小树林附近

老三老四老七三人各自扑进草丛和树林。

100. 日 外 小树林

队伍当即分散，麻匪们转瞬间变成仨俩一伙，扑躲进密林各处。 敌人的枪声冷却下来。

山道上，麻匪们消失了，只有白马在惊恐地乱跑。

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在哪里。

枪声变得零星，直至没了声响。

山道上，寂静得彻底，白马们恢复了平静。

101. 日 外 小树林北面石头

张牧之左手拖着老汤，入画。

子弹不时嗖嗖飞过，在树皮和草丛中炸响。

"滴滴”两声尖利的声音从林中传出。

张牧之:(听哨声）西边十个。

滴滴滴——又从别处传来声音。

南面六个。

叭叭，嘟嘟，接连几声哨音从树林各处传来。

老五从石头后气喘吁吁地伸出头来。

老五:东边还有一大片！

老汤吓一跳，听得云里雾里。

张牧之:让老七去找老三，先把西边的收拾掉。

老五:好!

张牧之:走！

张牧之带着老汤走开。

老五滴滴开始吹，吹得有声有色。

102. 日 外 乱石堆双塔石

老五的哨声传来。（老七去找老三，干掉西面。）

老七、老三持枪猫腰狂奔于灌木丛中。

大石背后，老三警觉等待，双手持枪。

大石的另一边，十个假麻匪正缓缓逼近，并未察觉老三。

老七咬紧牙齿，哨子猛响。（我到了！）（不是十个，是十一个！） 石头后面的老三听完，吹哨回应。（没事，你四，我七！）

十个假麻匪听着哨音，正在纳闷。

老七猛然起身，双枪连轰两次，四个麻匪应声倒地。

剩下的六个惊恐回身，老七早已卧倒消失。

六个假麻匪抄枪搜寻老七，老三在他们身后缓缓站起，嘴里还叼着哨子。 左右手悠闲地变换姿势，连轰三响，六人全数毙命。

老七站起，得意。

老三一咬牙齿，哨音欢快至极。（落听）

103. 日 外 小树林附近

老五一听哨音。

老五:老三来信，西边落听！

老汤也跟着高兴，回头看看张牧之。

老汤:这鸡叫成电台了，我看行！

张牧之没时间理会老汤。

张牧之:告诉他们，让老三去找老四，把南边干掉！老七回来保护师爷！

张牧之带着老汤又走。老五两腮鼓起，哨音骤响。

104. 日 外 灌木丛

老三和老七在飞奔，老五的哨声传来。（老三去找老四，干掉南面！） (老七回来保护师爷）俩人相视一眼，分道扬镳。

老七穿过乱石，跑过灌木，渐渐往上窜去。

105. 日 外 灌木丛

镜头跟着老三在灌木丛中穿梭。

俯瞰灌木丛中狂奔的老三。在他的前面，七八个假麻匪正在向老四逼近。 老四听到四周的声音，急忙吹哨。（我被包围了！）

老三也停下，一边吹哨，一边爬上树。

(听我口令，甩斗笠！）（东边归你，西边归我！）

两人都在倾听四周灌木丛的沙沙声。

随着三声哨响，老四将头上斗笠甩向空中。

斗笠贴着灌木丛顶劲飞，犹如飞盘。

假麻匪们冲斗笠开枪的同时，老四跳下树来躲在石头后开枪,老三则从树上开枪。磅礴解决！

老三、老四相视一笑，枪口冒着青烟。

106. 日 外 青石岭石头组

老汤跟着张牧之仍在奔跑。

老五紧随而来。

老五:大哥，老三老四他们得手了。

这时老七狂奔而来，气喘吁吁。

老七:大哥我到了！大哥我到了！

张牧之看着老七，闪电般抬手，朝着他砰砰砰连开三枪。

老七吓得一动不动。——他身后，三个追来的假麻匪应枪倒下。

张牧之:师爷交给你了，快！

老七:明白！

张牧之带着老五迅速离去，老七冲上石头。

老七:师爷，快！

107. 日 外 青石岭

老三和老四前后奔跑。

这时山谷里传来尖利的金属声，嘶嘶直响。老四探头观望。

老四:三哥！好像是二哥！

老三抬头一看。

108. 日 外 七星潭山谷

只见山谷的高空中拉起一条索道，老二从索道一头滑向中间，越滑越快。 咣当一声，老二停在了索道中央。

假麻子:(OS)南国张麻子在此，钱留下，银子也留下！

话音未落，枪声响起，老二身上被各处飞来的子弹击中，砰砰乱炸。

——老二早就死了。

树林各处传来假麻匪们的笑声

。

109. 日 外 张牧之发令处

张牧之和老五一脸沉痛。

老五:是二哥!

110. 日 外 老七受伤处

老七和老汤也看见了二哥。老汤一脸惊慌。

老汤:死了吧？

111. 日 外 青石岭

老四呆呆地望着空中的老二。老三出离愤怒。

老三:我弄死你妈呀！

112. 日 外 七星潭山谷

只见绳索被一枪打断，老二从高空径直落下。

老二的尸体砰然落进深潭，一沉不起。

113. 日 外 张牧之发令处

张牧之俯瞰落水的老二，怒火中烧。

张牧之:告诉弟兄们，上东边去！抓着活的，问出他们头在哪儿! 我亲手宰了他！

呼哨声又起。

114. 日 外 灌木丛

老三老四奔跑。

老四:上东边!

115. 日 外 灌木丛平地

众兄弟奔跑着。哨音狂烈，枪声大作。

十几个假麻匪在枪声中胡乱蹦跳，一个个被打到腿部，全数跪倒。 牧之老三等四个人，一人一角，死摁一个假麻匪。

张牧之:头在哪儿?

假麻匪甲:北面，脸上有麻子的就是。

假麻匪乙:北面，山顶上。

牧之看了其他三个兄弟，兄弟们都点头——口供一致。

众人开枪，四个假麻匪全部毙命。

张牧之:总攻！

张牧之说完抽出长枪，朝北奔去。

老五嘴里，总攻的哨音响起。

116. 日 外 青石岭

老七一直在保护老汤，聚精会神地听着哨音。

老七噌地翻身跃起。子弹呼啸，老七時嚓倒地。

——子弹正中牙齿，鲜血淋漓，嘴上一个子弹洞。老七捂着嘴。

老七:我没死吧？

老汤:(扑过去）没有！没死！没有！没死！

你要说什么?我帮你吹！哨哨哨哨！

老汤从老七身上摸出口哨。

老汤:怎么吹!怎么吹？

老七疼得说不出话来。老汤好奇地看着口哨。

117. 日 外 渡口灌木丛

老三等人树林里闪躲跳跃。

山头的假麻匪立刻开枪，瞬间暴露了三个火力点。

匍匐的张牧之单手点射，三个假麻匪应枪滚落。

张牧之长手一扬，兄弟们朝山上冲去。

(不解地）不是嘴坏了吗？嘴坏了用脚跑啊！

老汤不理会老七，干脆擦擦哨子，放在嘴里，吹了起来，哨子沙哑地响着。

119. 日 外 渡口灌木丛

老三等人渐渐接近山顶，依然跳跃闪避，故意大声号叫。

几个弟兄啸聚山林，仿佛兴奋的野兽。

这时，一声悠长透亮的哨声从远处传来，滴——

老三一听傻了，回头看老四老五。

悠长的低声嘹亮通透，一直响彻山际久久不停。（大哥死了！大哥死了！）

老三:大哥死了？

120. 日 外 老七受伤处

老汤还在吹着，老七一把夺过他的口哨。

老七:你把大哥给吹死了！

121. 日 外 渡口灌木丛

老三:老五，你去看看!

122. 日 外 石头边

张牧之躲在这里甩狙着假麻匪，一枪一个。

老五兴奋地冲了过来。

老五:大哥！大哥！大哥！他们说你死了！

张牧之:(停止打枪）放他妈的屁！我这不还活着呢吗？

张牧之继续射击敌人。

老三赶紧吹口哨一-滴滴两声（大哥没死！）

张牧之突然又停止射击，回头严厉地看着老五。

张牧之:放他妈的屁怎么没吹啊？

老三赶紧又吹了一长串哨音。（放你妈的屁！放你妈的屁！放你妈的屁! 枪声和哨声混杂啸叫，穿透树林。

123. 日 外 老七受伤处

老七:(冲老汤）听见没?骂咱们放你娘的屁呢！

哨音再响。

老七:等会儿……

老七细听哨声。（假麻子抓到了，老七带师爷上山来！）

老七:假麻子抓着了！

老七说着拉起老汤便朝山上奔去。

124. 日 外 假麻子山顶

一张满是麻子的脸赫然入画。

假麻子:你是张麻子？你脸上怎么没有麻子呢？ 张牧之举着枪对准假麻子的脑袋。

张牧之:这事，谁问谁死。

假麻子:明白！不问了！

张牧之收下枪，在假麻子面前踱步，假麻子似乎感觉到还有一线生机, 他拍着身边的一个盒子，正是装钻石的那个。

假麻子:我这儿有一宝贝！送给你了！能换我一条命吧？

张牧还没说话，老汤已经跌跌撞撞冲过来抢过盒子，一脸惊恐。

老汤:那、那两个人呢？

假麻子:说实话能换一条命吧？

老三:快说！

假麻子:大个儿的被我给锯了，比矮个儿的还矮！

老汤:(哆嗦着）矮的呢？

假麻子:当场就被吓死了。

老汤手中的盒子落地，他失魂般痛哭，疯了似的朝山下跑去。

老汤:(边跑边喊）我的老婆，我的孩子……

爹来救你了！……（重复）

老五老七同时追去。

老五老七:师爷！师爷！师爷！

张牧之:(扭头对假麻子）谁让你冒充我的？

假麻子:黄老爷！

张牧之:麻子哪儿来的

假麻子:他烫的。

张牧之:劫了几任县官？

假麻子:说出来能换条命吗？

老三:(怒吼）快说！

假麻子:五回！五个县长全被我给干掉了。钱我跟黄老爷分了。

张牧之:(指着身后的一把大伞）那是什么？

假麻子:万民伞！那五个被我干掉的县长留下的，全都给你！

我还有四把呢！

山下传来老汤的声音。

老汤:(大喊）山西往哪边走啊？

假麻子看着张牧之。站起来。

假麻子:我知道！说出来能换条人命吧？

老三老四:(同时）快他妈说！

假麻子:(大喊）往东！往东！

老汤策马便朝东飞奔。

假麻子突然醒悟，大惊。

假麻子:哎呀！不能往东！千万不能往东！

话音未落，只听\_声震山的轰响，马车炸得骤然升空，跃过了山谷的地平线。 假麻子傻了，万念俱灰。

假麻子:(轻声地）山西确实在东边…… 砰地一声枪响，假麻子被子弹射穿头颅，定住。

假麻子:东边

125. 日 外 青石岭山谷

满地的银锭盖住老汤，张牧之双手使劲扒开。

老汤脑袋以下都被埋在银子里，只看得出他面如死灰。

老汤:我是个大骗子。

张牧之:我知道。

老汤:但是，骗子最怕受骗。

张牧之:没人骗你。

老汤:你到底是不是张麻子？

张牧之:我是。

老汤:我可是快要死的人了。别骗我。

张牧之:放心，我就是张麻子。 老汤如释重负。

老汤:麻子!

张牧之:哎。

老汤:屁股。

张牧之:啊？

老汤:屁股疼。

张牧之:师爷，屁股在树上呢，不疼了，啊！

老汤斜眼一望，视线里，他的双腿似乎挂在树上。

老汤:我树上的屁股的兜里，有五张委任状。都给你。

张牧之点点头。

老汤:黄四郎有六个县？我才真有六个。

军阀混战，买四送二。没花多少钱。

张牧之点点头。

老汤:听我的，千万别回鹅城，你呀，弄不过黄四郎， 带上银子，走吧。

张牧之:你放心，我不回鹅城。

老汤:其实，我还有两档子事儿骗过你。

张牧之:骗了就骗了吧。

老汤:不行，我死之前，我必须告诉你。

张牧之:你说，头一档子？

老汤:我……我能说这第二档子事儿吗？

张牧之:好。

老汤眼睛一亮。

老汤:那谁，你还记得吗？哎哟，哎哟，哎哟…… 老汤没说完，脸上的笑容凝住，瞳孔里，就这么突然散了神。

张牧之缓缓把老汤的眼睛合上，凝视良久。

126. 日 外 青石岭山谷

银锭叠化成火堆。麻将面具纷纷扔进火里。

张牧之表情坚忍，力图控制自己。

张牧之:(OS)我弄不清楚，你到底是老汤，还是马邦德。 但是你没了，张麻子也没了，真的也没了，假的也没了。 火焰之中，好几个麻将面具也被众悲痛的兄弟们跟着扔进来,在火中变形，变黑，变成灰。

张牧之:兄弟，我要帮你把这个县长当下去。

弟兄们，回鹅城！

127. 日 外 鹅城大门

城门外，水域一片陈黯的蓝色。

在望远镜镜筒中看过去，五匹白马由远而近，五把万民大伞一字排开。 身后是六辆银车和弹药马车。

纵然兵乏将寡，但绝不失浩荡。张牧之回来了。

128. 日 外 黄家楼顶

胡千:残兵败将！残花败柳！

黄四郎:这个张麻子，杀了假麻子，得了钱。

不逃命，莫非是要跟我鱼死网破?

胡千:老爷，哪儿用什么网啊？就一口锅。

我现在就加把柴，炖他！ 一个时辰后，吃鱼，喝汤！

黄四郎:(深吸\_口，仿佛闻到鱼香。）香！

杀一个剿匪成功的县长，你是要逼着我当土匪吗？

胡千:那就请官军来剿匪!

黄四郎:我早就派胡百过去了。三天之后郭旅长的骑兵就到了!

胡千:啊？您早就料到他会回来？

黄四郎:我就是没有料到他敢回来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两条路，任他选！

胡千:老爷的路，全是死路！

黄四郎:嘘——县长凯旋，全城大喜。走！陪他耍耍！

胡千:老爷，您不能御驾亲征！那可是条疯狗！

黄四郎:他敢回来，硬！我敢下去——

胡千:更硬!

黄四郎:Right!备伞，备车，备战！

129. 日 外 冈宁鹅城

鹅城街道，空无一人。偶尔光屁股小孩穿过街道。

一派肃穆。

张牧之带着众兄弟手举万民伞，缓缓来了。

130. 日 外 鹅城主街

张牧之一行纵马拐入鹅城主街。

人头攒动，欢声雀跃。"你可回来了！"的喊声响彻云霄。 百姓自动为张牧之让出一条路来。路的尽头是黄四郎。 剿匪大会的高台依旧，黄四郎站在高台之上，春风满面。

张开双臂，快步迎去。

黄四郎:鹅城父老，恭迎县长凯旋。

张牧之:汤师爷请你吃饭。

黄四郎:他人呢？

张牧之单指指天。

黄四郎:原来你才是装糊涂的高手！早说你就是张麻子, 何至于此啊？

张牧之:本人张牧之，以讹传讹被传成了张麻子。可你派人冒充我，顺手我把张麻子给杀了。

老四递过一个麻将脑壳，正是假麻子的人头。

黄四郎:那就没有张麻子了？

张牧之:只有县长马邦德！

黄四郎:既是马县长，那就更好办了。送上万民伞！ 黄四郎伸手，手下递上一把万民伞。张牧之接过，递给老四。

黄四郎:公了，还是私了？

张牧之:公了怎么说？私了怎么讲？

黄四郎:公了，三天之后，官军开到。剿杀你张麻子。

张牧之:私了呢？

黄四郎:前五任县长搜刮的大钱。一共八百万两，送给老弟。 远走局飞！

张牧之:等不到官军，钱的事也不用你费心。咱们来个官了！

黄四郎:如何官了？

张牧之:三天之内，县长马邦德法办通匪恶霸黄四郎。 开刀问斩！

黄四郎:天马行空！童言无忌！可你如何实现呢?

张牧之:如何实现是我的事，怎么配合是你的事。

黄四郎:我一定配合。官军来了，你可不能跑。

张牧之:三天之后，必有一颗人头落地。就你的吧。

黄四郎:你的更好。

张牧之:你是老哥，你的吧。

黄四郎:你更合适。

张牧之:三天之内，必见分晓！

黄四郎:就在此时？

张牧之:就在此地！

(二人握手）痛快！

台下群众掌声雷动。二人上前几步。

黄四郎:你带着枪，何不现在就动手？

张牧之:师爷说了，这顿饭单请你，不带我。

(―怔）对！就挂一颗人头！

张牧之:不能让台下的百姓扫兴啊！

黄四郎:现在——就请剿匪凯旋的马县长讲话！

张牧之冲台下拱手。

张牧之:父老们，我回来了！刚才我跟黄老爷商量了个小秘密， 现在告诉大家！（轻咳一声）咳！

鼓声震天响起！

131. 日 外 鹅城广场/县衙楼顶

—块巨型大布如帆一般从楼顶展开，垂下。

五辆马车满载银锭轰然而出。

二十个鼓女擂鼓助阵。

牧之平静站在县衙楼顶。身后，铁血十八星旗帜，呼啦啦飘扬。 大帆缓缓落下，讨黄檄文，赫然入目。

妓女、鼓女和麻匪兄弟们一边和着鼓声大喊着檄文的内容。

众人:县长要斩黄囪郎！谁人不想斩黄郎！拐卖壮丁贩烟土！杀了五任好县长！—成白银送你手！九成真金黄家藏！邦德发誓三天内！除暴安良祭老汤！马车上的银锭如水银泻地撒到街上。

鼓女敲鼓依旧。

牧之平静站在县衙楼顶。身后，铁血十八星旗帜，呼啦啦飘扬。

大帆落定，字迹清晰。银锭耀眼，铺满大街。鼓女收手，鼓声停歇。

张牧之举起水杯，喝了一口。咕咚一声，咽定。

132. 日 外 黄家楼顶连主街

一个钩子伸出，钩银锭。

子弹砰然炸响，银锭飞起三丈。

钩子闪电般地缩回。

几只白鹅倒是不怕子弹，径直晃悠走上银街。

黄四郎长枪一抛，胡千接住。

黄四郎:白花花的银子都散给穷人，作孽！

胡千:老爷，散不了吧！你瞧，除了鹅，没有活物敢过去！

133. 日 内 县衙地下室

张牧之从地上捡起一枚子弹壳。

房间里狼藉一片，好似经过一番搏斗。花姐和黄四郎替身两人都不见了!

老三:我去找花姐。

张牧之:你把花姐和替身都给我找回来。三天之内必须找回来！ 老三蹭蹭蹭上楼梯。

老三:(突然停住）那要第四天找着呢？

众兄弟

傻瓜！第四天官军就来了！

老三奔将出去。

134. 日 外 黄家楼顶

黄四郎:这个张麻子到底要干什么呢？

胡千:他们干吗都是扯蛋！咱们一个字，斩！

黄四郎:可他说过，三天之后斩我人头？

胡千:荆轲当年还说要斩秦始皇呢！

135. 日 外 县衙楼顶

张牧之着白衬衣站立依旧。众兄弟走了过来。

老五:大哥，三天，就我们四个要杀黄四郎？ 张牧之 对！

老四:还把话说出去了。

张牧之:话不说出去，事就办不成。

老七:胜算有几成啊?

张牧之没答话，做了个三的手势。

老七:三成不是玩儿命吗？

张牧之:咱们不玩命。咱们要黄四郎的命。

老七:四个人？还把银子发了？图什么啊？

张牧之:我要有四千人就不发银子了。

老四:那要发了银子，还杀不了黄四郎呢？

张牧之:溜啊！

老四:谁溜？

张牧之:我溜！我去睡会儿啊，\*(尔们在这儿盯着。

静夜，云破月来花弄影。

罗马柱上，"咔嚓"两声。六把万民伞中的两把径直坠落下来。 伞一落，露出惨白的月亮，气氛诡异。

满街银子。

137. 晨 外 鹅城主街

满街银子不翼而飞。麻将声欢快如海浪。

百姓甲:南风!

百姓乙:北风!

138. 晨 内 某碉楼内

两大家族兴致勃勃地打麻将。他们每个人的旁边摆着大堆的银子。

家族甲:(兴高采烈地）和了！

139. 日 外 县衙楼顶

张牧之站立楼顶。喝水。

老五:大哥，银子都没了！

张牧之:我看见了。

老四:那现在有四成了吧。

老五:五成？

老七:七成？

张牧之还是比了个三的手势。

老七:不能吧。老百姓把银子都拿回家了。还三成啊？

张牧之:银子要是这么被拿走了，那钱就白发了。明白吗？

众兄弟:没明白。

张牧之:慢慢想。我先睡会儿。

说完，张牧之离开。

140. 日 外 黄家楼顶

碉楼顶上，黄四郎手持望远镜，看着这条没有了银子的大街。

黄四郎:出车！

141. 日 外 黄家大道铁门

须臾之间，六辆马车，冲将出来。马匹高大威猛，扬起滚滚烟尘。

142. 日 外 黄家楼顶

黄四郎将望远镜交与胡千，自己端坐太师椅，扇着鹅毛扇。

黄四郎:我要你看一看，什么叫做草船借箭。

胡千:老爷，咱们放的是马，不是船。

黄四郎:(用扇子打着胡千）你个傻瓜！

这叫比喻！比喻！比喻！比喻！

胡千:哦。不就是赤壁嘛。

143. 日 外 鹅城主街

马车隆隆，声音由远而近。黄家的马车声音渐近，出现。

银子竟然从上坠落，片刻便堆满了，装了整整六车。

马车宣战示威一般，沿着主街一直走到县衙门口。

银车在县衙门口调向，扭头扬尘而去。

144. 日 外 县衙楼顶

楼顶的一个僻静之处。张牧之眼睛不眨地盯着。看到此时，终于笑了。 兄弟们突然在他身后出现。

老四:银子都被黄四郎收走了。

老五:胜算都不到一成了。

张牧之不紧不慢地比了个六的手势。

老七急了。

老七:黄四郎都没出面，老百姓把所有钱都交出去了,哪儿来六啊？

张牧之:说得对！为什么？

众兄弟:他怕啊！

张牧之:怕里边有什么?有怒！

我一定把他们心里的怒给勾出来！

我去睡会儿。

145. 日 外 黄家大门

六辆马车，满载银锭，轰隆隆驰回大门。

146. 日 外 黄家楼顶

黄四郎笑容灿烂，如同孩子。

黄四郎:果然回来了！ 一，二，三，四…… 他们一共发了几车银子？

胡千:五车。

黄四郎:那怎么收叵来六车？

胡千:黄老爷，我伺候您，我爹伺候您爹，我爷爷伺候您爷爷。 你们黄家养活了鹅城整整五代。乡亲们好不容易有个机会略表寸心，这有什么奇怪的吗？

黄四郎不好意思地得意一笑。

胡千:可这个张麻子口出狂言说,发给百姓的这点儿银子只是一成。

黄四郎:哦那九成呢？

胡千:在您家里。

黄四郎一下子怔住了。

147. 日 外 鹅城主街

大帆被拉起，张牧之拿着巨大的毛笔将大帆上的九改成了十。

巨型大布如帆一般从艳阳楼顶展开。

五辆马车满载枪弹轰然而出。二十个鼓女擂鼓助阵。

牧之平静站在县衙楼顶。大帆缓缓落下。马车上的枪弹撒到街上。 妓女，鼓女，麻匪兄弟们的喊声依旧嘹亮。

众人:满街枪弹在你手！十成白银在碉楼！满街枪弹在你手！十成白银在碉楼！牧之平静地站在县衙楼顶。

大帆落定，字迹清晰。枪弹耀眼，铺满大街。鼓女收手，鼓声停歇。 张牧之举起水杯，喝了一口。咚一声，咽定。

148. 日 外 黄家楼顶

胡千:(惊得大喊）枪！枪！满街都是。

黄四郎接过望远镜观看。望远镜内，镜筒锁定满地的枪弹。

黄四郎:赌徒！屡败还屡战！我喜欢！

胡千:那是枪啊！要不……放马？

黄四郎:(不以为然）拿银子，是贪！拿枪，是反！他们没这个胆！

胡千:他们也不会使！

黄四郎:对喽！我替他害臊啊!台阶怎么下？怎么下？发了枪却没人敢拿。胡千，如果是你，你怎么办?

胡千:我？跳楼！直接从这儿跳下去。还得跳两次！

149. 日 外 县衙楼顶

张牧之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兄弟们又出现了。

老七:银子被收走了，枪也没人拿。怎么办啊，大哥？

老四:胜算几成？

张牧之:你们说呢？

老五:不知道。

张牧之比了个七的手势。

老七:(无奈地）黄四郎把所有的钱都给收了， 我们发的枪也没人拿!哪儿来的七成啊？

张牧之:黄四郎要是不收银子我发枪干什么？

老七:(琢磨）黄四郎要是不收银子我发枪干什么？

张牧之:慢慢想，我……去睡会儿。

150. 夜 外 鹅城主街

静夜。

云破月来花弄影。

罗马柱上，‘‘咔嚓"两声。四把万民伞中的两把径直坠落。 伞一落，露出惨白的月亮，气氛诡异。

满街枪弹。

151. 日 外 鹅城主街

满街枪弹不翼而飞。麻将声欢快如海浪。

百姓甲:东风!

百姓乙:南风!

152. 晨 内 某碉楼内

两大家族兴致勃勃地打麻将。他们每个人的手中抱着一杆长枪。

家族甲:(兴高采烈地）和了！

153. 日 外 县衙楼顶

兄弟们看着街上的情景，哈哈大笑。

老七:我明白了。你发的不是枪，你发的就是怒！

老五:可为什么不先发枪呢？先发枪，银子就是咱们的。

老四:傻瓜！先发枪，他们抢的就是我们。

老五:对！对对!

老七:大哥，九成！我觉得九成了！万事俱备，就差一成。

张牧之:你才是傻瓜！一成留着我们自己用。

老七:干吗用？

张牧之:溜的时候用！现在不是九成，七成半。

老七:七成半？

张牧之:要么宰，要么溜。能宰就宰，不能宰就溜。

老七:哎的大哥，你就跟我们明说你是怎么想的不行吗？

张牧之:我要知道我怎么想的我早告诉了！（打哈欠） 众兄弟

大哥，你睡会儿？

张牧之:不睡了。

154. 日 外 黄家楼顶

胡千裹着被子独自一人盯着镜筒。看得眉头紧锁，看得疑窦丛生。 黄四郎慢慢从楼梯上来。

情况如何？ 哎？哎？ 情况如何？

胡千:哎？莫非真的要反？我盯了一宿，就打了一个吨儿！ 您说他们不敢拿的啊！

黄四郎快步上前，抢过镜筒，看了起来。先是哈哈狂笑，猛然刹住c

黄四郎:(恶狠狠）他们的胆子比我想象的大啊! 知道怎么办了吗？收枪！

胡千:明白！我这就去派船！草船！

胡千一溜小跑地下去。

155. 日 外 黄家大道铁门外

铁门大开，几匹马拉大车，如重装坦克，嘶鸣奔出。

马蹄声嗒嗒作响，直奔鹅城主街。

156. 日 外 鹅城主街

马车隆隆，声音由远而近。

黄家的马车声音渐近，出现。

六匹马拉大车，呼啸而来。

157. 日 外 县衙楼顶

枪的准星，瞄准马匹，缓缓移动。镜头拉开，正是牧之。

嘭的一枪。牧之奔向不同的射击点，开枪。

嘭！嘭！嘭！嘭！

老七:没动静啊！

张牧之:让子弹飞一会儿！

十声枪声的声音回荡，消失，死寂。鹅城，犹如一座空城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 刹那之间，沿街各家的门窗里突然爆发机关枪般的扫射。

整个鹅城猛地醒了，战场一般，嘭嘭嘭嘭轰个不停，枪声你呼我应，仿佛是 百姓的呐喊一般让人解气。

老七:(兴奋地）枪响了！

张牧之看着楼下。

张牧之:看!

158. 日 外 鹅城主街

随着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一匹烈马终于出现,直奔衙门门口，身后早就没了马车。

烈马痉挛几下，猛一转身，轰然倒地。

麻匪们:(OS)怒了！全都怒了！

159. 日 外 黄家楼顶

烈马倒地的一瞬，黄四郎猛然一拍镜筒。

黄四郎:他妈的刁民！敢杀我的马？

说完黄四郎从胡千腰间拔出手枪就要往外走。

胡千:(盯着镜筒）回来！枪里几颗子弹知道吗？

黄四郎:六颗。

胡千:他们多少条枪知道吗7

黄四郎:至少三千。

胡千:(把黄四郎摁到椅子上。）怎么这么不懂规矩？

虽说你是我老爷，可咱们从小一起长大,跟亲兄弟有什么区别？要死也轮不到你啊！

得我先死！明白吗？

黄四郎:(有些感动）哦……

胡千:(给黄四郎倒茶，顺便把枪别到自己腰上。）不着急。 等官军一到，咱们杀的就不光是张麻子了,加上这些孙守义们。保证给您的马报仇，十命抵一命!

黄四郎十命抵一条马命!

160. 日 外 县衙门前

张牧之、老四、老五、老七分别骑马，来到主街。 空荡荡的主街上，只有一群鹅迎接他们的到来。 张牧之四下望望，每一个窗户里都没有人影。

张牧之沉着地抽出长刀.

张牧之:枪在手，跟我走！

老四:杀四郎！

老五:抢碉楼！

众人:杀四郎,抢碉楼！

四人沿着街道两旁一边高呼一边在街道上狂奔。

在他们呼喊了七遍后，街道的两侧，终于有持枪的百姓跃跃欲试。

161. 日 外 鹅城主街

安静的鹅城主街，张牧之四个人策马狂奔，一边开枪一边穿过街道。 后面百姓如潮，纷纷跟随。

张牧之等人拐弯消失。

162. 日 外 黄家大道铁门外

四个兄弟来到铁门门前。老四回头一看，哭笑不得。

老四:大哥，大哥你看，跟我们来的只有它们！ 张牧之下了马一回头，他们的身后跟着群白鹅，兴致勃勃。

老七:高兴早了，没人帮咱们！

张牧之:明白了！谁贏，他们帮谁！

老七:黄四郎四百人我们四个人。怎么赢啊？

张牧之:打！打就能赢！

老五:打哪儿？这只有铁门。

张牧之:就打铁门！

张牧之举枪，冲铁门一通狂轰。兄弟们也都开始射击。枪声大作。

163. 日 外 黄家楼顶

零星的枪声传来。黄四郎哈哈狂笑，呛了口茶，胡千摸着他的背。

黄四郎:明白了！我终于明白他要干什么了！

他这是要把枪发给孙守义啊！

胡千:孙守义不是已经死了吗？

黄四郎:比喻！比喻！这是比喻！鹅城个个都是孙守义。

胡千:明白！他是要鼓动百姓跟您作对！

黄四郎:他们一共鼓动了多少人？

胡千:就他们四个。

黄四郎:不能吧。一个人都没跟着？

胡千:还有五十——（张望）只鹅！

黄四郎:哈哈哈！那一共就是五十四只来打调楼了？

胡千:对！

黄四郎:打！打够！让他打个够！给他们点儿援军。

放五百只鹅出去帮帮他们。一共五百五十四只，打!

胡千:明白！明日午时官兵一到，给他来个瓮中捉鹅!

164. 日 外 黄家大道铁门外

黄家铁门内，白鹅飞舞。老四老五老七停下，扭头看张牧之。

老四:大哥，鹅|

老七:黄四郎是欺负我们人少。

老五:那我一枪一个，两枪三个全把他们干掉! :

张牧之:停！鹅又不是黄四郎。让他们玩会儿。

老七:大哥，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。

张牧之:错！离南墙还差这么多的时候，回头！

老七:已经这么多了。

张牧之:又错了！等老三回来，才差这么多。

165. 夜 外 鹅城主街

静夜。云破月来花弄影。

罗马柱上，"咔嚓”两声。最后两把万民伞径直坠落。

166. 晨 外 黄家大道铁门外

枪声淅淅沥沥如秋雨。铁门已经被打成了筛子。

老四:大哥，天快亮了。

老五:三哥不回来可就……

张牧之拍拍兄弟们的肩膀。

张牧之: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知道惊叹号吧？

老四:知道。

老五:知道。

张牧之:在门上打出个惊叹号来！

老五:好嘞！

老五起身开枪。打出来的叹号只有一个弯弯曲曲的棍。

张牧之:老五，少一点儿。

老四连开两枪，棍的两边幵花。老五嘿嘿坏笑。

张牧之:这像惊叹号吗，那点儿呢？

老五:(小声）像鸡巴！

老四:是他妈挺像的。

张牧之:歪了，躲开！

张牧之磅磅开枪，把老四打的叹号打成了一个问号。少了\_点儿。

老五老四:勾！勾？

张牧之:勾？再看！

张牧之在勾下，用几枪打出一个大洞。

老四老五:问号！

张牧之:小子，你只要打得准，什么时候都能跑！

老四老五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张牧之:把你们的子弹从那问号的点里打出去！

老五老四:好嘞，快！

老四老五继续开枪。突然，急促的脚步声飞奔而来。 老七跑到张牧之面前气喘吁吁，气喘吁吁。

老七:大哥！大哥！大哥！

老七跑得太急，到了张牧之面前反而说不出话来。

张牧之:说，说话。

167. 晨 外 黄家大道铁门外竹林里

替身:我不是他，我只是个唱戏的！

张牧之:(看一眼花姐）怎么回事儿?

花姐:他跑我就追，他跑我就追……就越跑越远了!

老三:他跑我就堵！他跑我就堵！就给堵回来了!

张牧之:就这么简单？

老三:对，就这么简单! 张牧之显得很兴奋的样子。

张牧之:弟兄们！

张牧之:(拉开扳机）为了庆贺三哥回来,把所有的子弹都打出去！

众人:好！走！

张牧之:走！

花姐:那我呢？

替身:那我呢？

花姐:(枪指替身）趴下！

张牧之转身便到近树丛。

众兄弟拿起长短不同的枪，对着大铁门一通疯狂扫射。

168. 夜 内 黄家二厅

枪声大作，黄四郎和胡千不由得往外看去。

黄四郎:(不确定地）这他妈是四个人？

(拿过胡千手上的枪）去看看！

169. 夜 内 两大家族房间

本来还在打麻将的两大家族都被枪声吸引。

女子:要出人命了！

家族甲:要出人命了！

家族乙:至少得死一个！

170. 夜 外 黄家大道铁门外

张牧之看着众兄弟。

张牧之:起!

兄弟四个一起起身，将虚弱的替身扛在肩上。

张牧之:弟兄们！我们打赢了，凯旋！明白吗？

众兄弟:明白！

说一遍！ 贏了！凯旋!

张牧之:招摇过市！跟我走! 一行人朝主街雄赳赳走去。

171. 日 外 鹅城街道

朝霞似血，薄雾如纱。

儿个人影，修长锋利，长剑一般，赫然街面。

张牧之信步于前，腰间挎刀；兄弟左右护驾。

替身被人扛在肩上，奄奄一息。

这帮壮士所过之处，百姓门窗拉链一般，纷纷开启。

二楼之上，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。正是蓬头垢面的武举人。

武举人:黄四郎被抓了！黄四郎被抓了！

如同号角，引起阵阵骚动。

百姓:(纷纷高喊）黄四郎被抓了！

喊声渐大，壮士渐远。人群从四方涌入。

数百条长枪的黑影，如同荆棘如同篱笆，突然铺满了街道。

172. 日 外 鹅城主街

队伍拐入主街，朝阳已然跃起三尺。

众将沧桑的脸上，顿时被照得金黄。

所谓天兵天将，无非如是。

人如潮涌，人如潮涌。

主街上已看不见路面，全是百姓，他们早已举枪恭候。

牧之一队，扎入枪林人海，虽无音乐，但步步铿锵。

替身的脸，齐聚了所有的目光，包括一台望远镜。

在镜筒看过去，替身跪倒高台，刀刃咔嚓入地。

—个身影从后挤来——是武举人。

武举人:杀！

众人应和C

百姓:杀！

老五将武士刀抛来。张牧之接过。 喊声如浪。

只听得嗡的一声，武士刀骤然离地。

173. 日 外 黄家楼顶

碉楼楼顶，黄四郎镜中眺望。

望远镜中，长刀缓缓落在脖颈。黄四郎看到刀下的替身，俨然就是自己。

四郎惊了。

长刀忽地扬起，紧贴牧之脸频，寒光直闪。

张牧之眼中一股邪气掠过，长刀劈下，砍下的人头掉进武举人准备好的布袋 子里。 鲜血喷涌，牧之满面是红，犹如被开水烫到，转脸之间猛然回首。 正对镜中的四郎，恍如隔世。

四郎捂住镜筒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。

黄四郎:糟了糟了! 我成替身了。

174. 日 外 鹅城小广场

张牧之高举长刀。

张牧之:去碉楼！拿回你们自己的东西！

人群兴奋至极，整个广场一片燥热。

武举人鸡血澎湃。

武举人:黄天已死!

百姓:黄天已死!

武举人:苍天当立!

百姓:苍天当立!

武举人:钱在碉楼!

百姓:钱在碉楼!

武举人:分了大吉!

百姓:分了大吉!

一枪响起，众枪应和。 洪水开闸，人海冲动。

175. 日 外 鹅城小广场

武举人拎着装有替身头颅的布袋身先士卒地狂跑。

跟我来！

老三老四老七也在人群中。

老三:杀！杀！

众人紧跟而上，万民涌向碉楼。

176. 日 外 鹅城小广场

牧之在局台之上走了两步，突然仰面平躺下去。

牧之在下，苍穹在上。瞳孔带血，碧空过云。

牧之凝望天空，倦怠，却也释然。

天空的至高处，一片肥云长得像动物，惟妙惟肖。 镜头从容而起，仿似牧之灵魂，袅袅腾空，渐升渐远。 轰轰的低沉巨响，恰如地震的先兆，笼罩双耳……

177. 日 外 黄家大道门口 铁门之外，脚步轰隆，由远而近。

胡千双手握枪，两股战战。

门上铁皮锵锵直颤，门外绵竹喀嚓尽倒。不见人影，却更惊心动魄。 砰然炸响，被打成筛子的铁门如纸，武举人率先闯入。

接着人潮破铁而入，铁皮翻飞。

百姓源源冲入，比火车快，比狼群野。洪水雪崩，相形见绌。

胡千忙抛枪，装作志同道合。

胡千:跟我来！

胡千刚跑了两步，被身后追上的武举人一布袋打倒。

百姓似万牛奔腾，飞沙走石，铺天盖地。

但听得轰隆隆的脚步震耳欲聋。

千军万马杀入竹林，声音渐渐远去。

再看黄家大道，只剩铁门上一个一个的人型空洞。

只剩土地里仰躺的胡千，早已踩踏成画，面带甜蜜的笑。

178. 日 外 鹅城小广场

高台之上，牧之仰视天空。老七飞奔而至，累得只能喘气。

张牧之:碉楼打进去了？

老七:对！

张牧之:黄四郎被抓住了？

老七:对！正被当成替身，挨揍呢。

张牧之:(指天）云！你看那片云——

老七:云？你拿这话耍过师爷。想师爷了吧。

张牧之:还有老二，老六。

老七:大哥，黄四郎的威风是被你砍了，他这肉身怎么办啊? 留不留啊？

179. 日 外 黄家碉楼外

碉楼群落，百姓满布，你搬我运，闹而不乱，宛如狂欢。

草坪一角，黄四郎衣衫脏乱，被武举人等几个人踹了过来。

武举人:狗日的过来！过去！过去！站好了！乡亲们!

黄四郎是死了，但死得太便宜了。

咔嚓——被那个愚蠢的县长一刀给砍了！何止是愚蠢, 简直就是愚蠢！这是公平吗？

众百姓:不公平!

武举人:乡亲们答应吗？

众百姓:不答应!

黄四郎无可奈何，一脸败相仍想挣扎。

黄四郎:我不是他。

武举人:知道你是替身，替他享福！替他作恶！

你就应该替他，把他没受过的罪给我受够了！跪下！

黄四郎:我真的不是他！

武举人连打带踢。

武举人:跪这儿！跪这儿！跪这儿！别让我发脾气！

黄四郎不动。

武举人:告诉你！黄四郎就是用这个杀了孙守义，还有胡万！ 若不是我武功高强，我也是这个下场！你们家五代欺辱鹅城百姓！说！用这个杀了多少个孙守义？！

现在，让你替黄四郎尝尝跪这个的滋味，不应该吗？丨 (按黄四郎的头）跪下！我数三下！ 一！二！

一枚石子打中武举人的头。他立刻大吼着四顾。

武举人:谁？哪个狗日的？

张牧之:(OS)又想挨板子了是吧？

张牧之突然出现。

武举人连退五步，立刻变屄。

武举人:大人，我讨厌吗？如果我讨厌，我立马消失！

如果我不讨厌，我继续欺负他！

张牧之:很讨厌。

武举人:(抱拳告辞）大人，兄弟我就走了！

需要兄弟的时候，你吆喝一声，兄弟立马出现！

告辞！告辞！（冲手下）走！

举人挥手，带人离去。

张牧之点了根烟，冲失魂落魄的黄四郎做了个手势。

180. 日 外 黄家碉楼外平地

张牧之点火，黄四郎双手围拢，点了根烟。

黄四郎感慨地看着眼前的喧嚣，他此时的神情已经镇定下来，甚至还带有\_ 丝无所谓的故作洒脱。

两人背面而坐，侧脸相对，一起抽烟。

黄四郎:毁于一旦啊！五代家业，毁于一旦啊！你，是一开始就想到了今天这步吗?

张牧之:没有。走一步，看一步。

黄四郎:不可能！稀里糊涂地，你能走到今天这一步？

张牧之:黄老爷，是你牵着我的手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。

黄四郎:下一步有什么打算?留在鹅城代替我？

张牧之:我不是家禽。

黄四郎:你是野兽！

张牧之:青山妩媚，四海为家。

两个百姓扛着东西出来，路过他们身边。一串珠子掉在地上。

张牧之顺手捡起，扔了过去。没有扔准，掉在地上。那两人回头寻找。

黄四郎:(指着地面）那儿！ SWL!

说着黄四郎走过去把珠子捡起来，递给他们。

黄四郎:进城那天，如果我亲自去接你,不是让胡万过去给你捣乱，结果会不会不一样？

张牧之:那帽子挺好。我挺喜欢。

黄四郎:那不是最好的。我家里还有更好的，转头送给你。

张牧之:谢了！

黄四郎:你……小时候打过架吗？

张牧之:打过。

黄四郎:揍人……谁能揍你啊？

张牧之:我妈。

黄四郎:我不是问这个。我是问……

张牧之:一样。出去挨揍，回家也挨揍，出去揍人， 回家还是挨揍。

黄四郎:哦。我妈就不揍我。

张牧之:为什么？

黄四郎:我有五个妈。不知道谁是我亲妈。

张牧之:不知道?

黄四郎:她们都说是我亲妈。

张牧之:黄家就是富裕，连亲妈都比别人多。

黄四郎:再富裕也完了！五代家业，一下子就成这样了。 你让我输得很惨啊！

张牧之:惨吗？黄老爷，你现在还抽着烟，还说着话。 可是，六子，老二，师爷和夫人,我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，而且永远听不到了。

黄四郎:你们四个人，换我五代家业。不合算吗？

张牧之:怎么算账那是你的事。对我来说，钱是钱，人是人。 两人说着都扔了烟头。

黄四郎:钱归你，我认了，为什么要散给他们？

张牧之:黄老爷，我问你个问题。

黄四郎:说。

张牧之:你说是钱对我重要？还是你对我重要?

黄四郎:(想了想，肯定地）我。

张牧之:再想想。

黄四郎:不会是钱吧。

张牧之:再想想。

(得意地）还是我重要！

张牧之:你和钱对我都不重要。

黄四郎:那谁重要？

张牧之:没有你，对我很重要。

黄四郎:(一怔）那——武举人要杀我的时候，你为什么救我？

张牧之:你是个体面人。

黄四郎:(意识到张牧之还是要自己死，沉吟片刻。）既然都是体面人，何必跟我对着干呢？

一进城，就要公平，让他们站着！我让他们跪着,是为了我的体面，你让他们站着，也是为了你的体面。

张牧之一脸微笑，默不做声。

黄四郎:你我有什么区别？

张牧之:(摇摇头）有区别。你，有五个妈，我，只有一个妈。

黄四郎看看张牧之，凝望片刻，缓缓起身。上下拍着衣兜，像在寻找什么。 他站起了身。

张牧之:你不是找火柴吧？

黄四郎:不是。

张牧之从怀里掏出一把枪。

张牧之:那，不是找这个。

黄四郎回头凝视张牧之，犹豫，停顿，再犹豫，再停顿。在这个犹豫和停顿 中，他希望张牧之改变主意。

张牧之:你是个体面人。

黄四郎无奈接过。

张牧之:只有一颗子弹。

黄四郎:够！

转身要走。

张牧之:等等！

黄四郎回头，看着。

黄四郎:有话要我带给老汤？

张牧之:对了，告诉他，我对不起他，我骗了他。

黄四郎:你骗了他什么？

张牧之:我跟他说我不回鹅城了，可是我回来了。

黄四郎懊恼地用枪顶住张牧之的胳膊。

黄四郎:你！你应该说到做到。

张牧之不慌不忙。

张牧之:是啊，所以我对不起他。可是我对你，就要说到做到。

黄四郎:明白！明白！

黄四郎收了枪，怅然离去。

人影恍惚，财宝如山，百姓成行成列，秩序并然。

黄四郎的衣衫虽乱，但穿过人群之时，却明艳依旧。

四郎直赴碉楼。

张牧之凝目送行，眼神像是怅惘，又像是安逸。

他肩膀突然被人拍了两下。

百姓甲:县长，县长，这两把椅子归我了。

张牧之谦恭地起身，点头示意拿走，目光依旧在四郎的方向。 两把椅子没了，草坪上只剩牧之独立。

老七突然跑过来，气喘吁吁。

老七:大哥!大哥！

张牧之:别慌。怎么了？

老七: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

张牧之:说。

老七:你喜欢花姐对吗？

张牧之:嗯？

张牧之愣愣地看着老七，仿佛没明白什么意思。

武举人突然窜出。

武举人:县长，县长，我觉得我可以出现了。

张牧之看他，没说话。

武举人:刚才我都听见了。他可不是个体面人。

张牧之:我给了他一把枪。他要是体面，你就让他体面。 他要是不体面，你就帮他体面。

武举人:我明白！我有九种办法弄死他！九种！

张牧之:去吧。

武举人:听我的雷声！

说完武举人消失了。

张牧之搂住老七的肩膀。

张牧之:(扭头看老七）是有这么回事，怎么了？

老七:(俯在张牧之耳边说了几句）千万别说是我说的! 老七跑开，张牧之一脸茫然。

181. 日 外 县衙门外

"叮铃铃铃”一阵清脆的铃声传来。

老三老四老五老七推着自行车，花姐跟在后面，向张牧之过来。 老七跳过矮墙，站在老三他们一边。

老三:大哥，我们准备去上海了。

张牧之:不跟我回山里了？

老三:还想回山里啊7您这腿脚都不利落了。

张牧之: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？

老三:这不正要跟您打招呼呢嘛。

张牧之看着大家，想了片刻。

张牧之:(对花姐）你不是要跟我当麻匪到处发钱吗？

花姐:今天不是把钱都发光了吗？还有比今天更过瘾的? 你看我都穿上这身了！

张牧之:这么说……你改主意了？

花姐:那还用说吗？

张牧之:(看着老三）老三，你有什么打算^

老三:我要替二哥娶她。

张牧之:(感慨地）老二啊老二…… 老三:大哥，我是老三。

张牧之神情一恍。

张牧之:老三，你跟我在一起，不高兴吗？

老三:高兴。就是，有点儿不轻松。

张牧之:(冲老四）你们俩呢？

老四:有点儿。

老五:不轻松。 张

牧之:老七呢？

老七咳嗽掩饰尴尬。

张牧之点点头，突然从怀里掏出两把枪，一手比画着冲自己太阳穴，一手冲 着花姐。

这正是花姐当初的经典动作。

众人吓了一跳，老三忙挡到花姐身前。

老三:大哥！ 老四老五

大哥！大哥！ 张牧之不理会众兄弟。

张牧之:姑娘，你这么拿着枪，更好看 张牧之说着把枪一并，塞到花姐手中。

张牧之:送你了！

众人放松下来。

老三:大哥，那我们先走一步啊!

老四:走了大哥！

张牧之:走！

` 1`老五:走了，大哥。

张牧之:别忘了下回跟我打个招呼啊！

老三:好，保重大哥！ 老四老五老七

保重！大哥再见!

说完，老三骑车带着花姐，老四老五老七也都骑车开心离开。

偌大的院子只有张牧之一人。

黄四郎:(OS )张麻子——

一声呐喊从天而来。张牧之猛然回头。

碉楼顶上，黄四郎笑得灿若桃花。只见他高举左手"砰”的开枪。

右手潇洒地一扬，一个礼帽盘旋飞起。

张牧之仰头追望。

礼帽弧线优美，动作怡然，不卑不亢，不徐不慌，竟越旋越高，一路飞升。 "轰”一声惊天巨响。

张牧之不由一抖，再回头时，只见碉楼已然爆炸！

瞬间炸成了庞大的烟尘，宛如国画中盛升的花。

张牧之抬头看天。

张牧之:老二，老六，师爷，夫人，你们看到了吧。

182. 黄昏 外 县衙楼顶

县衙楼顶，武举人立在中间，面前是黄四郎的望远镜。

两大家族站在旁边。

武举人一脸感慨，宛如一个浪漫诗人。

武举人:这是黄四郎看过的镜子。这是张牧之站过的地方。

(看镜筒一眼）此刻，我的眼中竟然空无一人。

两大家族

都走了？

183. 黄昏 外 鹅城城门

斜阳残照。鹅城一片通红。

张牧之一人一马，咔嗒嗒走出鹅城大门。

身后，大门徐徐关闭，轰然落锁。

张牧之短眉一颤，眼神却依旧平静。

184. 日 外 青石岭

碧空万里，苍鹰翱翔。

张牧之仰面而望，随马步微晃。

牧之头戴的礼帽，果真成色高级。

青山白石。雄关漫道。铁轨直插远方。

但听得呜——的一声汽笛长嘶。

只见那铁轮飞转，白烟滚滚，血旗烈烈，风驰电掣。

白马十匹，赫然出现，率两节车厢呼啸而来。

花姐:(0S)老三，去上海还是浦东？老三，去浦东还是上海？

老三:(OS )上海就是浦东，浦东就是上海！

一切恍如前世！

马拉火车呼啸而过。

看不出张牧之脸上的悲喜，只见他轻抖缰绳，驳马起步，顺着火车的方向而去。 天宽地阔。

远方的火车荡起尘土，这边的白马沿路徐徐而行。